日本近现代抒情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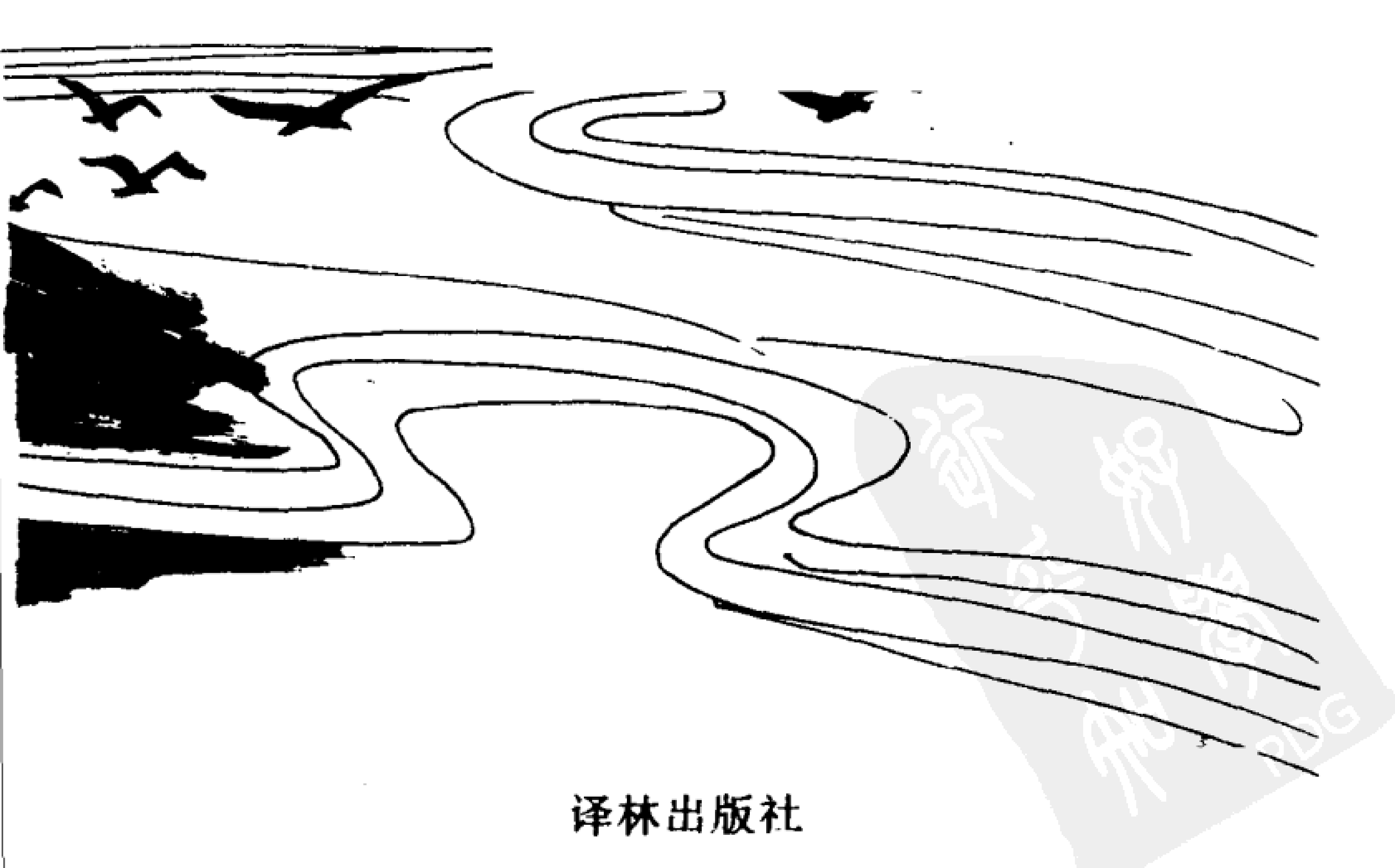
李芒 兰明 编译



译林出版社

日本近现代抒情诗选

李芒　兰明　编译



译林出版社

日本近现代抒情诗选

李芒　兰明编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163,000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67-125-7

I·54　　定价：4.50 元

前　言

这本抒情诗集的编译目的简明，一供欣赏，二供研究。

实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如从日本研究界公认的“近代诗的开山作”《嫩菜集》(1897)计起，日本近现代抒情诗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如回溯到最早倡导“生活在新日本汹涌潮流中的国民，要抒发其情怀，就必须采用以现代日语写成的西式诗形”的《新体诗抄》(1882)的发表，它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起伏消长(这个选本基本上没有收入1882～1897年间近代诗草创期的诗作)。要在一个选本中较完整地体现它原有的整体风貌及其形容变迁，以满足欣赏者和研究者的需要，则必须横观侧盼，不仅要注意选择不同时期抱有不同诗信仰和诗观念的诗人之作，而且要留神反映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追求和尝试。我们为此而做的努力，除见于对自号或他称的种种派别的兼收并录外，还可例见与谢野晶子、山村暮鸟等篇。如在晶子篇中，既收入了具有浓郁的官能色彩的《五月之歌》，又选进了反映她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的《你不要死去》；

在暮鸟篇中则同时可见他早期具有先锋派意味的探索诗和后期倡导人道主义的抒情作。

从实而言，我国对日本近现代抒情诗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日本有关方面的研究文字则多不胜数。基于此，我们在尽力避免简便地以某某主义为某一诗人命名的同时，于简介中对日本批评界的观点也有所提及。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提供适于欣赏的佳作，兼顾诗人的发展轨迹，并仅凭我们的个人感觉和识见，粗略说明诗人们不同的语言质地及其形态和得失。但望不给自由的欣赏设置障碍，并为随后的研究留有余地。

对于日本近现代抒情诗自身历史的细分，当然可以采用类似启蒙时代(《新体诗抄》之后至《嫩菜集》之前)、成形与成熟时代(从《嫩菜集》的发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变革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诗的时代(以五六十年代为主，本选集收入七八十年代的诗较少)这样的分法，而在我们看来，与其作这样人工的枯燥的空间分割，不如首先体悟把握弥漫在这几片不同的天空中的同一世纪的整体氛围和情感、情绪趋向——二十世纪文明史上一个既是迟到者又是领先者的东方岛国民族的冲动与彷徨、放纵与控制、昂扬与颓唐——比如说。在作过这种宏观领略后，则可倾力去把握那些灿烂的金果——动人心旌的诗作

或诗歌现象。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岛崎藤村。藤村的作为不仅在于他的诗以自由大胆的形象与主题，表现了强烈的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意识，而且在于他超越了《新体诗抄》时期以用韵为核心的诗观念，使成形于矢崎嵯峨之舍、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等共同创作的诗集《抒情诗》中的"抒情"这一新的诗意识，获得了较完整的形态（源出希腊、与叙事诗和剧诗并列的三大诗歌形式之一抒情诗——以主观抒发情感和情绪的用韵诗，进入近代以来，流及世界诸多国家的诗坛，形式日渐自由而成为诗的主流，几乎与诗同义。本选集用名"抒情诗选"，取广义的抒情诗概念）。但是，藤村并没有给诗坛输入一种属于新世纪诗歌艺术的方法意识，最早自觉到这一点的是蒲原有明以及薄田泣堇。从有明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重新创造语言使用艺术的激动。

其次，北原白秋、三木露风、木下杢太郎、萩原朔太郎与堀口大学、西条八十等这两组人物，可谓是诗歌王国的骄子。尽管在内容上，前者涂抹着浓厚的近代都市色彩，后者则居超然之态，在语言上前者奢华而后者简约；但他们共同装点出世纪初头二十年日本诗坛的盛世景象，从方法到语言，为诗歌向现代形态转变，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再次，当读到萩原恭次郎、宫泽贤治、草野心平等人的诗时，可能发现，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形象、从不同的角度，

明示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近代与现代"的分界。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由藤村奠基的情绪、情感旋律化、音乐化的表现样式，已被更为抽象的造型化，视觉化表现所取代，创作主体强烈的方法意识已深化为较清醒的批评意识。

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诗歌现象是，当以北原白秋直至西条八十等人高擎"为诗而诗"的旗帜，以萩原恭次郎等为打破已趋于烂熟的古代以至近代诗歌的语言秩序而大闹"无政府"时，还有大批诗人投身于诗歌民众化、无产阶级化的革命洪流。日本近现代诗坛出现的这一现象，至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现实的风雨，对于任何一个首先是社会人的诗人，永远具有不可抗拒的引力。

最后，在战后一般诗坛，我们以为鲇川信夫、谷川俊太郎、大冈信、田村隆一等人是值得多加流盼的。他们不仅在当时是诗界的佼佼者，如今大多还作为诗界的头面人物活跃于诗坛(主要是批评领域)。把他们的作品与前人相比照，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创作冲动和构思激发点，也主要源于对自身感觉的发现和对人类生命共振现象的体悟，对语言的狂热情感和冒险欲望，但比起前人，他们要随意得多，也就是说他们的即兴性往往超越了目的性，他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有时淹没了诗中"思想"的形象。但这并不是说，战后一般诗坛的诗缺少思想内容。

关于诗歌艺术，倘若只论技巧和手法的话，尽管名目繁多，流派纷陈，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大有千帆竞渡的风貌；如果从其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也无非是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早已运用过的"赋、比、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的古代和现代诗歌，从根本上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是逐渐更加多样化，更为丰富罢了。

论及"赋比兴"，一般的解释是：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日本大概完成于903年的《古今和歌集》卷首的《假名序》和卷末的《真名序》，都提到诗的六义（其中三义为赋比兴），《假名序》并举例说明赋比兴的含义，不过在理解上与我国略有不同。1205年问世的《新古今和歌集》卷首假名序的前三段，就是分别采取赋比兴的手法撰写的。比如第三段谈到和歌的宝藏极为丰富，就是以"伊势海滨清泠美石拾之不尽；和泉国土的树木伐而不绝"起兴，引出"万般事物皆为斯理，和歌之路与此相通"等想说的话。尔后，从和歌直到现代诗歌，从根本上讲，也同中国的古诗和现代诗一样，无非大都是采取这几类手法。只是更加重视托物寄情（包括一些含有寓意的山水花草的写生）的手法，这乃是"比兴"的扩展，和一般所说的象征手法，也有相似之处。

在日本革命诗歌中，从无政府主义出发的壶井繁治是运用象征手法的能手。他的《星星和枯草》和《石头(二)》，就曾以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受到评论家的称赞。前者表现的是作者在夜深人静时，听到星星和枯草正在叙谈，而感到寂寞，于是也想参加进去。然而，星星却从天上掉在枯草中，找不到了。翌日清晨才发现星星已变成石头落在作者心中。于是，作者就总是叨念着“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星星”。这首诗发表于日本帝国主义深深陷入侵华战争泥潭的1939年。此时作者只能采取这种隐晦的手法。日本诗评家①重视这首诗，既指出其象征手法，又肯定“星星”象征作者的理想，“枯草”象征作者和人民群众。落在作者心中的石头，则表现了作者的反抗，因而他总是希望石头再变成星星。诗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怀有追求理想的斗争精神。诗人在艺术上的成就，则是比以较完美的形式，以象征手法表现了这种精神。

象征手法，或者兴的手法，由于它们都属于隐喻的范畴，比较隐晦，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往往一首诗会被加以各种不同的解释。“诗无达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柳宗元的名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① 浅尾忠男：《现代诗解释和欣赏辞典》（小海 永二编），旺文社1980年版。

论隐晦的程度，并不算是严重的，但由于运用了托物寄情的手法，再加上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观的差异，在欣赏上，就产生了很大距离。我国有的年轻学者把这首诗同日本俳句比较，说它词了情尽，不如有的俳句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的日本学者也只从表面词语分析此诗，说它只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或说它描写的是隐逸生活，充其量也只是说，渔翁乃是孤独、失意的作者的化身。然而，中国的古诗研究家却解释说，作者谪居永州（湖南零陵）时作的这首诗，“借歌咏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我们细看那渔翁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就会理解柳宗元绝非在做客观的写生。

《江雪》这种诗，在我国称为山水诗，属于咏物诗的范畴，大都是寄情于山水，或寄情于客观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怀抱。日本的现代诗中与此类似的，除了上引《星星和孤草》之外，还可举出很多很多。严格地说来，单纯的写生是极少的，既然写生就起码有一个为何而写的问题，或褒或贬，原本离不开作者的情思。何况很多咏物诗的写作，本来就是要抒发一种内心的感触呢。村野四郎的《悲惨的鮟鱇》(1952)，就可拿来作证。鮟鱇是一种海鱼，身长一米左右，无鳞而皮肤有的地方离肉隆起，冬季乃是涮锅的佳肴。这种鱼嘴大而常常张着，一副傻相，所以往往以喻

笨人；又因其割成条块出售，也是妓女的别称。诗人描写一条鮟鱇挂在铁钩上面，眼看就被一条条割下肉来的悲惨景象。诗人自称创作此诗的动机，乃是出于鮟鱇的遭遇同某种境况十分相似，而受到刺激。日本评论家认为，它是用一种“即物主义”的表现手法，暗示人们当时“未能见到的严酷时代中非人的命运”。村野四郎的即物主义，也称新即主义即同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的客观主义，实际上也离开既即物又抒情的境界。这首诗所隐喻的对象，就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妓女读来既能联想到自己的悲惨处境，愚者也可以感受到受人愚弄的痛苦；各种处境不佳的人物都容易从鮟鱇的遭际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应该说这首诗的蕴涵是丰富而深邃的。“鮟鱇冷冻骨髓寒，利刃砍开尸不全。”加藤楸郎的俳句，虽然寥寥数语，也不谋而合地吟咏了同样的主题。足见优秀的诗人大都具有锦心慧眼，各种形式的诗歌和同类诗歌的各种形式，都在基本的方面存在共通之处。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在表现手法上或赋或比或兴，都要极力避免直接的说明，而着意做到或赋中有喻，或比并兴起，或兴起赋结，赋体而注重形象思维，力争诗情浓郁，比兴崇尚暗示而入情入理。一句话，就是苦心以尽少的语言、以多种多样的形象和手法，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丰富的内涵。

最后，关于编排等问题还需说明的是，这个选本收入的诗作均以作者生年为序排目。在所选诗人的中文译名后同时标出罗马拼音，为的是便于专业工作者查典等需要。在选目上与已见发表作品虽有少部分重复，但在此都已新译。译文除李芒所译(已在当篇末标明)外，皆由兰明译出。

勿庸讳言，尽管我们希图公允和丰满，但仍难免受个人情趣、艺术视点或翻译水平的制约，以致使这个选本在选目和译文上带有某些偏颇或缺憾。我们衷心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 芒　兰 明

1990年9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石垣铃

清冈卓行

田村隆一

茨木则子

吉野弘

新川和江

川崎洋

谷川俊太郎

大冈信

富冈多惠子

土井晚翠

土井晚翠(1871～1952)，活跃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日本现代诗的初创时代。他的诗情感气韵多具古风，用字多采汉文，取七五调，适于谱唱。一般认为他的诗以男性风度与岛崎藤村的女性韵味相映诗坛，其实他既以阳刚见长，亦常求阴柔之美。只是有时过于求工求对，难免失于直浅，另则可见某种阐释观念的热情，对诗境的浑圆不无妨碍。代表作有《天地有情》、《晓钟》、《东海游子吟》等。

月与水

明月依在山端，
溪水流在山间。
天地相隔万里，
难阻彼此相恋。

彼此各怀衷肠，
不得明谈心愿。
月恨乌云蔽日，
水怨小河呜咽。

就这样月自飘游，
就这样水自蹒跚。
倘若一日希望之影消逝，
水无洁面，天无笑颜。

水流西海，
月落西天。
倘若海天本是相联，
便不会有月与水恋情绵绵。

星 与 花

小小姐妹俩，
同是自然之母养大。
天上的花儿叫星星，
地上的星星叫花儿。

彼此地角天涯，
却有同样的芳香飘洒。
时光流逝如水，
洗不去花的笑语，星的光华。

东方泛起曙色，
吹散了天上的花儿。
看哟，亮晶晶的露珠，
正挂在地上星星的脸颊。

荒城之月

明治三十一年①，应东京音乐学校之需而作。作曲者乃我思慕至今的才子泷廉太郎君。

春夜高楼盛宴，
满堂杯盏沸扬。
千载古松流辉，
何处昔日韶光？

秋霜夜裹寒营，
聊闻啼雁还乡。
月下刀剑林立，
何处昔日韶光？

风暴吟走松林，
野藤缠满残墙。
今宵荒城新月，
谁人牵你银光？

天上琼影千古，

① 1899年。

地下荣枯无常。
哀哉荒城新月，
犹赠人间清凉。

笼 鸟 之 感

多么高妙啊　青春之梦，
憧憬理想的彩虹。
当年轻的血液沸腾，
人也幻作自在的鲲鹏。

自由的双翅尚未舒展，
却像鸟儿囚入现实的牢笼。
当为了饱腹而嘶喊，
这狂叫又有谁人肯听？

待狂叫渐渐平静，
且把囚笼视作苍穹，
这可忘记天之将倾，
理想之梦也将苏醒。

在此被囚便在此作罢，
虚无的生命不过瞬顷。
这朝露般的尘世，
真叫我哭笑不成！

岛 崎 藤 村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最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他于1897年发表的诗集《嫩菜集》，被誉为日本现代新诗诞生的象征。虽然他的诗与土井晚翠一样，仍采用七五调文语型，但因大胆地塑造了生动活泼的诗歌形象，表现了一种肯定现实人生，渴望表现青春的冲动、灵魂的呼喊的炽烈情感，而赢得了一代青年的共鸣。而他狂放且又节制的抒情态度，以及渗透在优雅而清寂的诗歌旋律中的典型的日本韵味，则深深地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日本诗坛。继《嫩菜集》后，他还发表过《一叶舟》、《夏草》、《落梅集》等诗集，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劳动者现实生活的关注，诗歌的抒情色彩多少减弱，叙述性和情节性有所加强，为其后转向小说创作作了准备。

启 明 星

即然我是飘浮的云朵，
不漫游晨空
又怎能领略启明星那
永不衰竭的光明。

即然我是拂晓的海潮，
不流向大海
又怎能感受启明星那
清澄而悲凉的光彩。

跃出空寂的天国，
告别深远的星河；
启明星啊，
你把什么深深地依恋，
走近这尘世人间？

清晨　潮水满眼碧绿，
雪白的石子辉映在水底。
透过闪闪的星光，
可以得知清晨的年纪。

旷野里鸟儿争相啼鸣，
山河从昨夜的梦中苏醒。
轻轻拉开晨曦的帷幔，
映出晨光朦胧的倩影。

小夜有小夜的旋律，
清晨有清晨的乐声。
星光之弦轻轻地颤抖，

黎明的琴却是气静心平。

在那充满生气的清晨的天空，
在那闪烁的群星当中，
要问谁最年轻，
它的名字就是启明。

君 可 知 道

君可知道
从秋鸟无意的啼叫中
传来的一支小曲?

君可知道
在深邃而明澄的清晨的海潮下
深藏的珍珠?

君可知道
在漆黑的夜里
静静地移动的小星?
君可知道
那尚未拨动过的
珍藏于少女心中的琴弦?

七　夕

今宵天宫白浪里，
阵阵桨声不断。
牵牛星泛舟云汉，
急匆匆刻不容缓。

时时香风扑面，
直吹到鲜花盛开的彼岸。
泪水湿颜
宛如永不知老的梦幻。

在那边，在那边
遥远的天边桨声不断。
今宵恋情拳拳，
星星也见得人间之欢。

草儿在水中摇摆，
望银河弹指一挥间。
重逢我久别的恋妻，
就在今天。

双双倚卧
在青青的麦田。
火热的红唇相印
犹如梦幻。

在那边　在那边
遥远的天边可见锦袖翩翩。
今宵恋情拳拳，
星星也窥见得人间之欢。

川流涓涓，
涌自上天深深的泉眼。
今宵畅饮
一掬爱之泉

书笺泪痕始干
又落下泪珠串串。
何恙生命之门跨去，
宛若永恒的爱的梦幻。

在那边　在那边
牵牛星渡向遥远的天边。
今宵恋情拳拳
星星也见得人间之欢。

千曲川漫步

昨日如旧，
今日莫非依如旧。
此身为何龌龊？
只为明日烦忧。

多少荣枯幻梦，
沿残谷一去不再回眸。
看河水翻波
泥沙同流。

呜呼，古城你在述说什么，
浪花你把何事讲授？
静思已去世事
百年过后依如旧。

春淡淡　水悠悠
千曲川柳密霞稠
岩石上　独徘徊
在此岸　系下我不尽的
忧愁。

黎明的诞生

当东方露出曙色朦胧，
你开始了人生的旅程。
我不知该怎样为你的命运占卜，
望着那片黎明。

但愿闪烁着清澈的
红光的明星
在你的少女时代
一直指引你前行。

风儿在晨光中漫舞，
云袖在远方拂动。
雄鸡争先放歌，
惊醒了世人的睡梦。

当清晨从床上传来
你生命的第一次哭声，
竟疑是莲花绽蕾
在黎明。

沐浴着温暖的海水。
茜草在朝阳下更加鲜红。
唯有尚无罪过的倩姿，
聊可为梦的风情。

也许你并没有想过
你在怎样一个世界上诞生，
想要看什么呢？
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你对于自己降临的世界
也许并无所求。
可你又像早已有所倾慕，
把可爱的双臂伸向天空。

坚信前途似锦，
成长中不管怎样幻梦重重。
就好似这美妙的清晨，
心灵自如静谧的苍穹。

啊，不朽的九位艺术之神
倘若有情，
怎能不为这美丽的婴儿洒下
香露作为馈赠。

倘若生来就爱弹琴，
那就使柔指变作葡萄的藤蔓，
双耳成为轻摇的芦管，
去熟练地拨动琴弦。

倘若生来便好挥舞笔杆，
那就让心成为穿梭的文思，
胸膛成为涓涓雅泉，
编织簇新的彩色书卷。

纵使不会弹琴吟诗，
更谈不上画艺精成，
那也要怀抱渴慕艺术的
一片深情。

让我们举杯畅饮，
心灵对着心灵。
作一曲颂歌吧，
歌唱这个欢乐的黎明。

双　泉

从自然之母的乳房
流淌出两股清泉。

好比如花的处女
不久成为温柔的母亲
滋润那婴儿的
红唇。

一股泉水清凉
在山谷间奔涌
在浓密的草荫中
流动。

一股泉水温暖
色泽暗淡不清
在岩石荫下声如神鸣地
奔腾。

倘若有人因炎热而疲倦
干渴得可怜

啊，多么想喝到那树荫下
草丛中的清泉。
那就让他汲取吧
汲取奔涌的清澄的生命
从广袤的自然。

倘若有人理想幻灭
烦恼填满胸间
啊，就让他在晚风吹来时
沐浴那温泉
在大自然中把奇异奔涌的力
体验。

在岩石间的山谷
在沙之间的山腰
生长着绿色的小草。
在它还未成为鲜花盛开的花园
之前
旅人啊，你可知道
那不舍昼夜、不断流溢着的
泉。

秋　歌

秋来了，
　　秋来了，
露珠坠在花叶上，
风儿抚琴吟唱。
葡萄已用紫裙换去了绿衣，
天工悄然为人间备下佳酿。

秋来了，
　　秋来了，
迟凋的秋草，
也披上了银白的晚霜。
悲哀之杯，
当斟满欢乐的酒浆。

秋来了，
　　秋来了，
草木争相换上了红色的衣裳。
谁人能不陶醉？
置身这秋的风光。
伴着你的笛声我轻轻歌唱，
一缕寂寞掠过你聪颖的脸庞。

椰　子

一颗椰子
从遥远的无名小岛漂来。

离别故乡的海岸
你已随波漂浮几载？

那养育你的椰林可还繁茂，
绿色的屏障可还在？

我也是孤身漂泊
与你共枕岸边。

捧起你紧贴胸前
又勾起我游子不尽的伤感。

望着落日沉入大海
禁不住思乡的泪水沾湿衣衫。

重洋万里难阻我的乡恋
到何时才能回归故园？

常 青 树

啊，是雄伟，还是悲壮？
常青树永不干枯，永不衰黄。
常青树的永不干枯，
比之百草千花的飘零
岂不更为悲壮？
枝丫挂上朝阳，
树干洒满月光。
旅程为何逝之如此迅速，
闪电为何飞而如此仓皇？
粉蝶飞舞，
鲜花怒放，
胜游之日为何这般短促，
醉中醒来为何这般匆忙？
群蛩方悲鸣于草根叶芒，
霎时已寒霜普降；
群鸥在咆哮的潮头飞窜，
转瞬即白雪飘扬。
当秋风从高空吹来，
大自然已色彩黯淡；
然而你却大力刺破青天，

天柱终不息偃。
万物皆告枯萎，
长冬漫布严寒；
你却千载呼啸无间。
是什么力量使你耸立永不凋残？
银白的花萼霏霏，
遮天的风雪漫漫，
万物冰封，
江海声潜；
唯有你绿叶荫蓬如故，
是什么力量使你凌霄高骞？
永远耸立吧，你这旷野中独处的帝王，
雄壮地高骞吧，你这常青的巨干。
没有你那长久的青春，
山岳的寿命也将缩短；
没有你那深邃的呼吸，
峡谷的呐喊也将中断。
白昼方飞打叶的雨雪，
黑夜已降摧枝的冰霰。
百草绝迹的严冬，
暴风雪的怒吼使人忧烦。
会有这样的日子吗？
冰雪融化，
树叶上的眼泪形消影敛！

啊，那除非等到你枝折干断，
最后的绿色褪完。
而如今，
云浮，
正为你剪裁无缝的衣衫；
风起，
正为你张起不朽的琴弦。
常青树啊，
你庄严地高骞吧！
啊，是雄伟，还是悲壮？
你这常青树永不干枯，永不衰黄。
常青树的永不干枯，
比之百草千花的飘零，
岂不更为悲壮？

（李　芒译）

河井醉茗

河井醉茗(1874～1965)，世纪初口语自由诗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此之前属“文库派”，在创作中追求传统的典雅格调、田园氛围。与川路柳红等投身口语自由诗运动后，诗风变得平易通脱，并显示出人道主义的精神底蕴。

代表性诗集有《无弦弓》、《弥生集》、《醉茗集》等。

塔影

给镇守我的第二故乡、大和山河的古代诗人之灵。

你在弹拨墨线的巧匠
掌中诞生，
你在朝霞驱散薄雾时，
把宝珠向上天捧送。
五重塔——
你在岸边巍然高耸。

珍藏的经卷已生蠹虫，
在无人敬奉的末世遮云的雕栏

只因尚见斧迹刨痕，
尘埃中仍可感气韵纵横。

秋日的露盘收走了露珠，
门扉神秘地锁拢。
四天之神将你守护，
根基深扎在五德之中。
夜，窥视着北斗七星。

生性不安家舍的野鸠，
却在此找到了宿营。
即便飞向高远的蓝天，
仍依恋着古老的朱红画栋，
思念归程。

夕阳西斜，
草上叠映出
五重塔顶。
明月浮上勾栏，
水中投来九环之影。

清风从云崖吹落，
将湖水轻轻抚弄。
镌刻在波浪上的艺术之花，

几开几落，
时光的力量永恒！

那向世俗献媚的诗作，
早已被岁月的风暴吹破形容。
俯视生命之岸，仰天呼吸的
古塔的巨影，
正闪烁水中。

樱

一夜春风，
吹绽二十四苞花容。
清早樱辉，
倾城震惊。

煤烟熏黑了
主妇白色的围裙，
可那盛开的樱花的洁白，
即使面对浩瀚的森林，
也定无羞容。

樱盛，世盛，
都市之盛靠人盛。
天才，地才，挣脱绳索，
欲要历史潮水服膺。

春光穿过云雾扬起金鞭，
春驹在大地上撒蹄驰骋。
唤醒鲜红斗艳争奇，
莲翘，樱花种种。

希望、欢乐、圆满，
樱花里珍藏着美妙之声。
四溢的芳香，
正来自春姑娘的香瓮。

焚落叶之歌

明朗的秋日的清早，
看院人抱起树叶堆得高高。
黄的，白的，雌黄的，
点着吧，他弯下了腰。

夜霜淋湿了一片片树叶，
火在把它们烘烤。
在升腾的烟火中，
可会有守叶之神来到？

镇国的公孙树，
曾把盛夏的大地遮掩，
此时它的透明的金叶正纷纷飘落，
那声响多么动人心弦！

樱之魂早在远春
渡海而去，
干枯的树叶，
柔弱地颤抖在树尖。

常青的桧叶和杉叶，
不管枝梢已经枯干，
在极好燃烧的秋末，
却把大地之美尽收蓝天。

大自然之手织就的丝绢，
尽染着大自然的色彩斑斓。
向着那无边无尽的远方，
随意铺展。

啊，被落叶惊吓的
点起烟火的看院人哟，
倘若你走进那烧不尽的
叶的海洋，
该会怎样惊颤！

蒲 原 有 明

蒲原有明(1875～1952)，是继岛崎藤村之后日本诗坛的重要人物，文语定型诗的最后完成者和突破者。他的《有明集》通常被评论界视为象征主义的最早、最高代表。他具有清醒的方法意识，极讲究诗的语感和色彩，不事一般性抒情，而推崇"内部的观念性"的描述，诗的意象带有宗教性的神秘和肃穆。这一点影响了北原白秋、萩原朔太郎等后来的诗坛新主。

绿 荫

倚在桂树绿荫下的椅上，
沐浴裹着薄云的柔和日光，
眼前万物朦胧，
宛如梦中的旋律舒放。

难道此地只有我孤独一人？
难道此时只有我孑然追逐
心中的波浪？
——那敛翅歇息在遥远的

岛边的海鸟，
不正像在昏睡中倾听远啸的海潮
的我一样？

初夏的芍药、蔷薇、罂粟，
美丽的花儿飘舞着掠过，
诱惑着我这半掩的双目，半开的心舍。
啊，那从艳丽缠绵的色彩合奏中
浮现的幻境哟，
那芬芳的花蕊，
是爱情的奇葩，是吉祥的使者。

墓　志　铭

其　　三

来呀，众人，
踏着奥津城冰冷的碣石，
踏着我站起。
盲人跛脚，愚蠢之辈。
我就是那通向遥远的未来的
一级阶梯。

其　　四

肉与灵，
两副躯体。

生与死，
真砥的坚石。

摩尼的金刚，
任凭砥砺。

海豹的肉，
是“神”的牺牲。

缥缈之灵，
是"蝮"的智性。

肉之肉，
我仍感觉分明。

人哟，醒来吧，
你是灵之圣灵。

薄 田 泣 堇

薄田泣堇(1877～1945)，与蒲原有明齐名，是藤村转向小说创作后，诗坛上的显赫人物。他对于日本现代诗的意义主要在于促进了诗歌语言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他大胆启用古语，试图赋予古语一种新意，以此创造一种新的语境，形成一种新的诗体。但在当时以自然主义为首反对古典文化的热流中，他所独创的所谓“泣堇调”因有复古之嫌而受到批评。从他的诗中可见出对形式的考究，可感到一种充实开阔的激情流势。

我 奔 向 大 海

明月倾泻着银辉，
柔软的树枝懒懒地低垂，
楸柏发着思恋的声响，
树叶浸满了泪水。
石楠花叹息的深山——倦怠的
“寂静”与“沉默”的森林，
我不要去。

野胡桃的果实绽开笑脸，

黄金般的柑子把果枝压弯。
新垦小瓮散发着香气——
“休息”和“盛宴”之地，
我不要去。

当耀眼的夕阳降临
干枯的芦苇叶间，
生锈的水面令人心摇目眩。
老鹭含泪的水沼——
“叹息”与“追怀”之乡，
我不要去。

奔向那涛声轰鸣的遥远的大海
才是我的夙愿——
啊啊，清晨，那指令诸路水神站立的
勇敢的捕鱼的孩子，
正舞动太阳晒黑的宽阔的臂膀，
把“慈悲”与“努力”之帆呼唤。

海 的 回 忆

一

黄昏的浪涛已经疲倦——
宛如我身。
呼啦啦抖着雪白翅膀的海鸥
在追逐水波——
宛如我魂。

二

芦苇叹息着，
干枯的叶尖在不停地颤动。
莫不是在把昨天
新苇的青春歌咏？

三

呵，傍晚的星辰在苇间
投下一片幽蓝，
在那里有火光闪闪。
虽然我知道它会消失，
然而正是它使我把伊人的明眸留恋。

与谢野晶子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本世纪上半叶出色的女诗人。她的短歌集《乱发》，以女性的敏感和直率，大胆地反抗封建道德，歌咏官能与感性，当时曾轰动整个诗界及文坛。作口语诗后，仍保持着切近生活，鄙视平庸，放任感受，自由驱使语言的潇洒无羁的风貌。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高质量的语言构造，使她的诗雅俗共赏。

五月之歌

五月是美好的季节，花的季节，
芽的季节，香的季节，色的季节，
白杨、七叶树、悬铃树、
杜鹃、芍药、藤、苏枋、
紫丁香、郁金香、罂粟的季节，
是女人的衣着飘然
轻快的季节，恋爱的季节，
是在帽后背着弓箭
装饰着葵花的京城人
赛马的季节，
是巴黎城的少女们

在鲜花节上挑选美丽的
女皇的季节，
对于我
是去西伯利亚　去德国
恋着你　万里迢迢
直走到巴黎的季节，
是用日本的长刀和长旗
为去年出生的第四个男孩
奥古斯都庆祝的季节，
是在狭窄的书房的窗沿
看到晴朗的天空和棕榈树
使人想起马来岛的
微风拂煦的季节，蔚蓝色的季节，
白金色的云的季节，
蜜蜂的季节，蝴蝶的季节，
蚂蚁育儿　金丝雀
产卵的季节，
总是被物诱惑的
官能的季节，肉的季节，
布布雷酒的、香料的、
舞蹈的、音乐的、歌的季节，
万物把我用力地
拥抱　联接
呻吟　接吻　流汗的

太阳的季节　蓝色的海的
森林的、公园的、喷池的
庭园的、草坛的、兰亭的季节，
啊，来了，五月，像用麦秸
从薄薄的玻璃杯中
吸柘榴水一样
投来芳香的眩晕。

你不要死去

——为包围旅顺口军中的弟弟而悲叹

啊，弟弟呀，我为你哭泣，
你不要死去！
你是咱家最小的弟弟，
双亲格外地疼爱你。

双亲何曾教你紧握利刃，
为了杀人到前线去？
双亲把你养育成二十四岁，
哪里是为了你先杀别人后葬自己？

既然是这堺市① 的商人世家——
值得自豪的主人②，
你就应该传宗接代，
你不要死去！

旅顺城即便失陷
或能保住，又有什么意义？

① 堺市属于大阪府，位于大阪南部，为作者出生地。
② 日本人以男孩中的长子继承父业和财产，故作如此说。

你当然不会晓得，
商人的家规无须身着戎衣。

你不要死去，
天皇不会亲自参加战役。
皇恩浩荡，
岂能有这样的旨意——
让人们流血而死，
让人们死如禽兽，
还说什么
　　这就是荣誉。

啊，弟弟呀，
你不要在战争中死去。
去年秋季父亲逝世，
撇下母亲，余悲未息，
又痛心地送儿应征，
自己则孤苦伶仃，独对四壁。
纵然是升平的圣代，
母亲的白发却日见多起。

你那年轻纤弱的新娘，
常常蜷伏在帘后哭泣。
你已经忘怀，抑或尚在思念，

新婚不满十月就痛苦生离。
要哀怜这少女的心啊，
她在世上依靠的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呀，
你不要死去！

（李　芒译）

高村光太郎

高村光太郎(1883～1956)，日本现代口语诗的开创者之一。他率先摆脱对欧式诗歌的模仿，创造了一种随意自然的日本现代口语诗，并且毫不掩饰地在诗中注入思想的重量，诗风具有男性的粗犷、挚朴和简明，造型布局上留有他长于雕刻的痕迹。《道程》、《智慧子抄》、《典型》是他的三大诗集。

柠檬哀歌

你曾那样渴望得到柠檬。
在那白光凄惨的临终的病床，
你从我手里拿过柠檬
咯吱一声你用皓齿咬了一口
立刻黄玉般的柠檬散发出满室清香。
几滴柠檬汁有如天赐琼浆，
使你顿时神清如常。
你清幽的眼睛悄悄地露着微笑，
你的手握着我的手，充满了力量。
虽然你的喉咙呼噜噜在响，

可是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
智惠子，你突然焕发出容光，
就在这一瞬间，你倾注了终生的挚爱，
然后又做了一次深呼吸，
就像过去每逢登上山顶那样。
然后，你的机体就又停止了活动，
于是，
我在你的遗像前，在樱花的阴影里
再放上一颗柠檬，
让它放射出凉爽的清光。

（李　芒译）

元素智惠子

智惠子已经回归为元素一粒。
什么灵魂不灭，这一套我本不欢喜。
不过智惠子确实存在，
她就存在于我的肉体里。
智惠子同我合为一体，
在我的细胞中共同把磷火燃起。
她和我一同欢闹，
时尔碰我一下
提醒我不要成为老朽的肉泥。
精神是肉体的别名，
在我的肉体里的智惠子
是我精神的北极。
智惠子是准确公正的裁判，
她在我的体内睡去，我就出错；
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不会有问题。
智惠子兴高采烈地飞着
在我的整个身心不断地飞来飞去。
智惠子这粒元素，至今还在我的
肉体里，微笑着向我致意。

（李　芒译）

舔伤口的雄狮

雄狮舔着伤口。
在茫茫的
宇宙的底部呈露
无际无涯的红色沙漠的一角
弥漫着酷热而死寂的空气
令人难以忍受。
轰然一声它在赤道下突起的
城寨的岩石上落卧
瞧、雄狮舔着伤口。
鬃毛宛若耶和华的鬓发，
无敌的徽章——印在巨大的额头。
矫健的四肢此时正在小憩，
伴着缓缓的悠闲的节奏
它不断来去地舔着健壮的左肩的伤口。

雄狮已经不再记得
人类十足的狡诈，可怕的执拗。
在极乐鸟们游玩的泉边
在神主宰的永久绿洲
从神那里盗来了水的引诱，

卑鄙地埋下了
可恶的，黑色的，钢铁的圈套。

雄狮连肉拔出了刺进左肩的
铁齿，带着愤怒、轻蔑、
怜笑和自尊，
昂然怒吼，只震得宁静的椰林
不住地颤抖。
接着，它猛跑出数百里路，不曾回头。

此时，它只是愉快地舔着伤口，
在茫然的
窒息的孤独中
一边把那迷途知返的
温柔的牝狮等候，一边
迎着那偶而莅临这沉寂空气中的
远方宇宙的薰风，
把它那除了自由、阔步便一无所知，
除了勇气、清白便一无所有，
只知放眼未来憧憬光明
永远圣洁永远纯真的灵魂
坦露。
雄狮舔着伤口。

山 村 暮 鸟

山村暮鸟(1884～1924)，以几度改变创作风格而展示了日本现代诗演变的部分历史。早期曾参加口语自由诗运动，留下诗集《三个处女》；后倾心于先锋派，大胆进行诗歌语言实验，诗集《圣三棱玻璃》与萩原朔太郎的《吠月》，同时象征着日本现代诗歌形式的巨大变革；晚期在思想上受人道主义影响并靠近民众派，写下了许多反映下层人痛苦命运的诗。

妄 语

小提琴腔体的空门
怀孕母牛的四蹄

真实的东西　都
带有某种忧郁。

接吻后的颤音
麦芽的嫩绿。

还有蓝的颜色

金石般的手感
下垂的女人的双脚
茶褐色性如雪

毛如鼹鼠的银鼠的孤独
黄的眩晕　散花的星

严冬上空的飞机
枯枝上停落的乌鸦一只眼睛。

父亲的手之歌

是的，
父亲的手与其说是手，
不如说是把马锄。
因为它从不知合拢：自然也就
不懂得盗掠他人之物。
它是天生的一双百姓的手。
宛如从地底掘出的树根一样的手。

这可是真正的人的手？
有人称自己的父亲是蠢货，
有人称自己的父亲是圣者
无论如何
只要一想到父亲那双手，
就有什么塞满我的胸窝。

[illegible]到那双手，
　　想用自己的泪水把它洗濯。
就是这双手给了我坚强的力量，
就是这双手拥抱着母亲——

才诞生了我。

在遥远的山脚下的故乡，
那双如今只剩皮包骨头的手，
仍在这寒冬里贫瘠的田野耕作。
啊，我无话可说，
我紧紧抓着那沾满泥土的双手
在此地远远地、热烈地吻着。

老渔夫的诗

我发现了真正的人，
从一位年老的渔夫那里。
渔夫伫立在海边，
渔夫深深地爱着大海。
这样，直到如今这把年纪，
他是多么深情地眺望过大海呀！
渔夫爱着大海，
如今仍然热爱这充满活力的大海……

啊，那目不转睛地眺望大海的
伫立着的渔夫，
这是怎样一副高大强健的身姿！
是大海富有吗？
是大海宽广吗？
不，这比海更宏伟的
无比惊人的美！
啊，大海哟，
这种美只能从人那里发现。
我发现了真正的人。

请看这如铁的骨节，
请看这红铜般的腰身，
请看那额下闪光的双眼，
呵，请仔细看看在那忧郁的额上
深深地刻着的粗犷有力的皱纹。
我看见了真正的人。

这位渔夫述说着一切。
那曾在浪谷间看到的山一样的鲸鱼，
那狂卷如同断崖的浪涛，
还有那令人不由自主下拜的
黎明的太阳　庄严而娇娆。
啊，这湛蓝湛蓝的无际无涯的大海。
在这位渔夫面前也变得渺小。
波涛涌来，
在这里撞成碎团，
洗着渔夫的双脚。

北　原　白　秋

北原白秋(1885～1942)，日本现代诗坛上的一大才人，在泣堇、有明的文语定型诗受到口语自由诗的冲击时，肩负着继承先人古风、熔铸时代感觉和情绪，创造文语自由诗的使命，走上诗坛。他吸收了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表现手法的特长，善于用语言调配色味声响，使诗充满了感官交融的魅力。强烈的内省视点和重层的想象空间，富于精神的感动和官能的刺激。他曾主办多种重要诗刊，室生犀星、萩原朔太郎、大手拓次等都曾受到他的影响。他与三木露风并驾齐驱，推出了一个“白露时代。”

温　室　花　园

晚春的温室，
喷池的水稀疏轻敲　春末的烦恼　春末的烦恼……
那下边隐约可见红色的孤梃花，
天芥柔弱地枯凋。
年轻时节我不得平静因那艳美的骄傲。

奇异的香木　结下黄色果实的草
天空中那遥远的玻璃般的蔚蓝，
外光的余波，莺的鸣叫，
年轻时节我不得平静因那黄昏的韵调。

此时　黑色的天鹅绒的
气息、梦、感触……连着喷水的
疼痛
湿透的皮箱　变馊的褐色
天空染着春末的空气的叹息……
年轻时节我不得平静为那梦的芳香的腐
　蚀。
是在三楼的角落？那
在陈旧的黄金边中镶嵌着的　自鸣钟的刻
　度……
常人的烦恼　带着盲少女
温暖的气息的感觉的梦，
年轻时节我不得平静为那云霞中的回声。

在晚春的温室
喷池的水稀疏轻敲　春末的烦恼　春末
的烦恼……
那下边可隐约看到红色的孤梃花
甘美的天芥已经枯凋。

不尽的喷水哟……
年轻时节我不得平静即便是季末也是梦意
陶陶。

邪 教 秘 曲

我想起　末世的邪教　　天主教上帝的
魔术
外商船上的船长　不可思议的红毛国度
鲜红的琉璃芬芳的石竹
南蛮的格布　还有葡萄酒的种种名目

我想起
梦里仍在修炼的
瞳仁碧蓝的黑袍教主
违禁的教派血染的十字架
和把芥粒变成苹果的器物
伸缩自由的眼镜可以窥见通向天国之路

据说那房屋用石料构筑　大理石上白色的
血潮　在夜里照明　盛在玻璃壶
那美丽的磁石般的梦幻
与天鹅绒的气息
交融
有珍奇的月宫鸟兽的形影透露

据说圣母玛丽亚的肖像是用腐烂的石头油
描绘
那化妆的香料是从毒草的花中榨出
还有那充满了美妙的悲哀与欢乐之声的
拉丁．葡萄牙等横写的青色字母。

多么美啊，邪教之尊主
请为我赐福
即便把百年凝为一刹　即便丧生于血染的
十字架
我别无它顾　只愿在那神奇的红色之
梦中驻足
慈悲的主啊，今日的祈祷　是我整个肉与
灵的欢呼

吹　牛　角

我亲爱的朋友哟　来我们一同到田野去
吹起牛角　放开歌喉。
看　美果已经泛红
田里的庄稼也垂下成熟的头　风中
传来山鸠的鸣叫
走　越过马铃薯地
到爪哇人的园中　在那山冈
直到烛息钟休
啜饮无花果汁　温暖地
吹起你脖上的牛角吧　放开歌喉。
我亲爱的朋友　钟声已响起　走过田野
穿过葡萄树果汁欲滴的村头
别了　父亲的黑袈裟
静悄悄　早早作完晨读
忽隐忽现直消失到棕榈叶的深处
啜饮无花果汁　温暖地
来一同吹起牛角　放开歌喉
我亲爱的朋友哟，起来　到田野去
吹起水牛角　放开歌喉。

木下杢太郎

木下杢太郎(1885～1945)，主要活动于明治四十年代至大正初年即本世纪初十余年间。他的诗与北原白秋等人的作品共同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情绪：浓郁的异国情调，淡淡的怀古之情以及现代都市狂热的消费欲望。由于他潜心兼收象征派诗歌和印象派绘画的技法，他的诗在形式上具有色彩配制大胆、韵律变换自由、画面效果强烈等特点。

绿金暮春调

缓缓地　在黄昏微白的大水盘①
徘徊着　徘徊着的　晚春的忧愁哟。
那韵律微微浑浊　因带着芳香的绿金水沫
今天又是沉甸甸的湿润　空气停滞了。

落日迷蒙罩着微黄，
青铜怪鱼像，闪着青白色的鳞光。

热恋的人儿打着手荫　亲密依傍　透过树缝

---

① 插花用浅水盘。

那浸入天空的悲哀的淡蓝色风景
不禁令人泪沾衣裳。
悲凉地　一时间　缕缕二重唱绕过窗……

“琴弦注满往昔的　往昔的忧愁”。
“看那星光灿灿的岛屿，那西太尔岛屿
将要靠近它的是我的小舟，为何忧愁？”
“为这舟　这弦　这恋都将枯朽。”

花儿不停零落　灯光摇曳　花儿零落。
日愈深刻的心的沉默和纷纠，
年轻时节黄昏的竖笛只有眼泪寻求，
石楠花叶垂下了　啊，怨恨悠悠。

咔咔　咔咔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留
恋果，忧愁，
歌，小曲，乐谱的精灵逃越黑丘。
啊，晚春　这殿堂生锈的门静静锁着，
西天微明　浓重的空气朦胧。
在我孤身独处的此时依旧　缓缓地
悲哀地　徘徊着　徘徊着的　微蓝色的
忧愁啊。

金 粉 酒

但泽[1]的烧酒。
漂着黄金的酒，
哦，五月，五月，小酒杯，
我的酒吧的彩色玻璃，
紫色的雨飘在街头。

女人哟，酒吧女，
你已经穿上了那身哔叽吗，
那淡蓝色的？
雪白的牡丹花。
不要碰它，小心花粉落下，芬芳飘走。

哦 五月，六月，你的声音
甘美的桐花下竖笛的音色，
小黑猫柔软的绒毛，
日本的三弦令我心醉神游。
但泽的烧酒。

五月的 五月的——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自由的港口城市，战争后归属波兰，名为格但斯克。

萩原朔太郎

萩原朔太郎(1886～1942)，日本现代诗史上极富探索精神的诗人之一。曾倾心于北原白秋，并与室生犀星、山村暮鸟、日夏耿之介、大手拓次等有诗交。他于1917～1934年先后发表的诗集《吠月》、《青猫》、《冰岛》，直率地切近生活，放逐观念，努力通过语言和韵律节奏，表现官能的颤动·情感的曲线。他勇敢地打破了传统的诗歌形式，自由使用古体和自由体。观念的官能化、感性化和诗体的乐感性，是他的诗歌的主要特点。

妖冶的墓地

风吹拂着细柳
如此阴郁的墓地景色何处才有！
蜒蚰爬上墙根
远方潮水的腥味向这里
漂流。
为什么你来到这里
柔弱　苍白　草一样不可思议的身影哟
你不是海贝　不是野鸡　不是猫

只是一颗亡灵孤寂难酬！
你那彷徨的身影
带来了在贫困的渔村小巷漂荡的鱼臭
鱼的内脏在烈日下粘糊糊腐烂
悲哀　苦闷　难以忍受的哀伤的
腥臭。

啊　这犹如春夜般温柔
衣着鲜红妖艳的彷徨的人哟
像妹妹一样温柔的人哟
你不是墓地的寒月　不是磷光　不是幻影
不是真理
只是一种无限的悲愁
我的生命和肉体就这样烂去
在“虚无”的朦胧景色中
妖冶地　韧性地　曲扭。

黑　色　风　琴

请弹奏风琴吧　女人
请你身着黑色礼服
坐在风琴面前
让你的纤指在琴键上爬动
轻快　温柔　肃穆　如飘飘
雪声
请弹奏风琴吧　女人。

是谁在那里歌唱
是谁在那里静听
啊，是谁在这漆黑的忧郁的阴影中
竭尽心力吸在墙壁
把可怕的巨大风琴弹动？
激烈的宗教的感情　那颤抖
痉挛的管风琴　尽兴！
请祈祷．生病的人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没有什么时间令人
惊恐。
请弹奏　风琴
温柔　浑厚　肃穆

如雪压松枝
明朗的光彩驰骋纵横

请弹奏　风琴
请弹奏风琴吧　女人
啊　请身着黑色的长礼服
直到情感自然平静
请你把这巨大的黑色风琴弹动
在可怕的黑暗的墙壁中
你全身心地投入
你！
啊　这是怎样激烈的阴郁的感情的
痉挛哟！

石 川 啄 木

石川啄木(1886～1912)，早期曾受以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明星派”的启发和蒲原有明、薄田泣菫的影响，后期接近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鲜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创作中他喜好文语和口语同时并用，最早曾以短歌集《一把砂》，为歌坛送去一股追求自由与真实的新风。代表性诗集有《叫笛和口哨》等。

拳

当受到富贵朋友的怜悯
当遭到强悍朋友的嘲笑
愤怒地猛然挥起拳头
并不光火的心
像罪人一样温顺
在那愤怒的心的一角
看到了圆瞪双眼　蹲着的——
无依无靠的人
啊　那无依无靠的人。

那无从发泄的拳
你
要打向谁？
是朋友　是自己？
还是身旁无辜的柱子？

口　哨

那少年轻快的口哨哟
多么令人怀恋。
蓝色的汽车跑过后
汽油味扑鼻
背向街角时
回头看过我走去的少年
身穿带金黄色纽扣的衣衫
那愉快的口哨哟
多么令人怀恋。

大手拓次

大手拓次(1887～1934)，曾受波特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一般把他归于日本象征派系谱。他对日语有极好的感受力，诗中充满妖艳的幻想和强烈的官能色彩，在同时代的诗林中，独具特色。他也是口语诗的积极实践者和促进者。

蓝色的蟾蜍

在森林宝库的卧室，
蓝色的蟾蜍
吐着黄色的气息
仿佛一幅图画
在阴暗潮湿的暖炉里。
好似太阳的私生子一样纤弱的少年
睁着美丽的葡萄似的双眼。
走呵，走呵，勇敢些，
空想的猎人踏着袋鼠柔软的编靴。

美的漫游者

从前，那曾经骚扰我心的野兽般的暴风
在初夏的日子冰冷地复活。
像南洋垂着长发的女鸟
疯狂到可怜时的痴情
此时又在清和的游闲之日穿上法衣，
像往日的熟人一样来到，
为了寻求一切空想的新的内核。
这是多么无心的寂寞！
好似盛在白磁盘里的果实，
流动着冰冷的哀愁　将人诱惑。
我是真正的美的漫游者，
苗床中萌生的忧愁的芽，希望的芽，
在我前行的路上常有悲哀的雨飘落。

恋　　情

我的恋情
　　是水中落日的面容，
我的恋情
　　如落叶幽思于午更，
她无影，无言，无声。

（李　芒译）

川 路 柳 红

川路柳红(1888～1959)，日本口语自由诗运动的先驱者。他的诗贯穿着自然主义的底蕴，但也可见象征主义的流彩。运思流畅，不事雕琢，是他的长处。主要诗集有《路旁的花》、《曙之声》、《明亮的风》、《无为的设计》等。

暴风后的海岸

白——

明亮的海的气息
混浊的云的静谧

白——灰—— 郁闷的痉挛
气哼哼的
好似乱挠过的天

水藻——漂流的树木——
海草的气息

白——

岸与浪的宁静

——忘却——梦

苦闷的幻影

白——

遥远的海浪的轰鸣

如梦的声音— 疯狂 —哀叹——

——白

——浊浪——风

风——

静静的声响

风——

白——

为了欣赏黎明

为了欣赏黎明，
我登上山顶，从大海的彼岸，
从宛如退潮的远方的身影，
看到红宝石华光纷呈。
黎明，好似袒露的胸。

我们不懂得怎样
向我们的黑暗的小路祝福。
然而第一个在那山顶接受阳光的
只有这小路。
我们斗争，
为了自己的爱。

尽可能地伸展手臂！活跃心胸！
晨风在我们的脚步下吹升。
不要因为石子而怪罪道路，
不要怀疑我们的梦。
夜的存在，只为黎明。

生命在于春

沸腾，沸腾，唯有沸腾不可思议。
风从无味的地方，也能带来香气。
地上的一切力量自然地燃烧不息。
呵，只有生命不可思议！
只有现存的一切不可思议！
只有生存着不可思议！
“春”从河岸匆匆走去，
把青草的新芽踏在脚底。
蛙儿起床了，蜗角展角了，
在广漠的天空下呼吸。

沸腾，沸腾，只有沸腾不可思议。
啊，我是无意中从昔日的情欲的
风暴中带来的一粒草籽。
啊，让我们祝福吧，为那无意的游戏。
在阳光下接受大自然风暴的洗礼，
赞美“一”的力。
沸腾，沸腾，只有沸腾不可思议。
时而缤纷的阳光会伴着风的颤栗，
时而草的阴影会射入燃烧的火里。

哦，倘若那样的死自然来临，
你也不要惊悸。
让你的呼吸汇入波涛。
让你的唇尽情地燃烧。

沸腾，沸腾，只有沸腾不可思议。
啊，只有生不可思议。只有生
是不可知的力。
悄悄膨胀的幸运的魂哟，
我追逐一切阴影，用烤热的手臂。
啊，我心中的污点，
消失在光明里。

大海与婴儿

清晨的蓝天
映在熟睡醒来的
婴儿的双眼，
清爽的夏日的空气
刷新了万物的容颜，
弥漫的阳光
好似舒展的羽翼拥抱着一切，
我的儿
头上沐浴着金色的光环。

晨从遥远的大海而来，
晨在不知不觉中把光明带给人间。
坐在沙上的
我儿的眼前，
海描绘出偌大的圆。
在自然的怀抱中，
孩儿比一粒细沙还小得可怜。
可那映在他们眼里的天空，
却比大海还要碧蓝。

雄　　鸡

听说是时间要你歌唱，
太阳伴着你的歌声起床。
对你的迷信，
使你的幸福久长。

英雄永远相信，是“人”
支配“时间”。就像这样。
傻瓜！
请看，外面一片黑暗，
你那违时的歌唱，
只能使邻舍的鸭儿慌张。

千 家 元 麿

千家元麿(1888～1948)，活跃于1913年前后。有诗集《我看到》、《虹》、《新生的喜悦》、《盛夏之星》等。他虽出身于上层社会，但与白桦派主张的人道主义发生共鸣，在诗中多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感情，是当时诗坛的一大流脉即人道主义诗歌的代表，与民众派共同为倡导并实践通俗的口语自由诗作出了贡献。他喜好取材孩童，歌咏生命的自然美，诗体也比较轻松随意。

我的孩儿向前走着

我的孩儿向前走着，
好似折断翅膀的小鸟
在地上跌落，
他东摇西摆地跑了。
在道路的对面
包裹着地球的天空苍茫一片，
在无底的苍茫之上
太阳踏着大浪大波。
凉爽的风从地下吹来，

我去追赶我的孩儿。
道路时而上坡时而下坡，
人们互不相干地时显时没
景色或明或暗变化无测。

我的孩儿向前走着，
映在地上的小小影子
使他吃惊。
好像是要离开地面，
他胡乱抬着小脚走个不停。
他捡起落在地上的东西，
然后又把它丢扔。
他似乎非要逃开我的眼睛。
他把快些跑掉看作是幸福的事情。
所以他忘乎一切
不论走到哪里都成。
那脚步好快呀，
幸福的脚步好快！
在道路的一边是修木屐人的
凉棚。

我的孩儿在那里停下了脚步，
偷偷盯着那草帽荫下
上了年纪的师傅。

然后他慢慢坐下，
提出要听师傅敲鼓。
修木屐的师傅
愉快地答应了我的孩儿的请求，
在那里我的孩儿玩了很久。

从这儿到那儿
我的孩儿向前走着，
好像折断翅膀的小鸟
幸福的脚步东歪西倒。
收废品的师傅从对面走来，
托老天的福荫，
他背着满满一筐　收获真不小。
我的孩儿从很远就开始等待
收废品的师傅吃惊地停下脚。
我的孩儿天真地抬头看他
看得师傅愉快地笑着
对随后到来的我问好，
“多可爱的孩子！”他说道。

邮递员骑车而来
在我觉得“危险”的瞬间
已经燕子般灵便地掠过
孩儿的身边。

我的孩儿目送着他的背影，
双眼露出了惊赞。
邮递员有意把车子摇来晃去，
他的身体也优美地随车摇摆。
转眼，就像黎明的星星
他已不见。

我的孩儿在向前奔走，
他兴高采烈，浑身已被汗水湿透。
为了不被爸爸捉住，
他脚步匆匆　一劲儿向前奔走。
比他还高的一只大狗来到身边，
可是我的孩儿异常沉着
只是高兴地看着
大声地笑着跟在狗的身后。

我的孩儿在向前奔走，
不论对谁都致以亲切的问候。
不管有无关系他全不在意，
过路人也都给他一个微笑的报酬。
满脸不愉快的男女从他身边走过
没有留心他的问候，
他目送着他们　面带不解的忧愁。
然而，他很快就把这些忘却，

又高兴地开始向前奔走。
幸福的脚步左右歪扭。
他几次绊倒
可是看看弄脏的小手
又更加精神抖擞地
努力向前奔走。

还未上学的一群脏孩儿
聚在一起玩着纸牌，
他们正是淘气的年龄。
忽然我的孩儿被他们包围起来
他们向他询问着什么事情。
胖墩墩的我的孩儿
站在孩子们的正中，
他挥着小手仰着头
回答着大家提问的事情。
孩子们明显地表现出好奇和友好，
分给他一把纸牌。
对什么都很留心的孩子们
发现了他的特点，
叫着"虽然衣服很漂亮，
　　可人是个大脑袋！"

就这样我的孩儿还要继续向前奔走，

我抓住他　把他抱在胸前。
他红红的小脸，浑身是汗，
好似断念般无力地闭上了双眼。
我吓得一遍遍呼唤着儿的名字
慌忙来到树荫下边。
可吹来这里的风也热得如同
火焰。

我的孩儿疲倦极了
他很快进入了梦中。
因为他努力地奔走，
　　努力地运动。
泪水涌满了我的眼睛。

我 看 到

我看到
在清晨美丽的家鸭通行的杂沓中，
三四台从城里归来的农家粪车，
相接着静静地排列而过。
同样的姿势　同样的步调
同样的间隔
向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的
急急走着。
当我突然收步望着那走过的
粪车
仿佛粪车也以同样的姿势突然煞车。
于是　一个造型
出现在这小小的街道的一个角落
在这大千世界的一个角落。
当我的视线从那里移开，
我感到在自己身旁走过的行人
或左或右　都受着
同样的支配　被同样的法则。
他们井然有序好似木偶
好似他界的来者。

我看到
在深夜的电车
偶然相遇的人们
和睦而整然地相对站着。
窗外漆黑如墨
车内却明亮得像燃烧之火。
我想　是同一的目的　同一的正确法则
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人们都像美丽的木偶一样
在他界之力的支配下生活。
没有什么疯狂　只觉得
是被动者。
目的只有一个　正确的法则只有一个
我靠它的力量而工作。

深尾须磨子

深尾须磨子(1888～1974),受与谢野晶子的影响和推举而走上诗坛。代表性诗集有《红红的叹息》、《斑猫》、《焦躁》等。她的诗与个人生活经历关系密切,大多表现守寡女性的孤独心境和受压抑的热情，诗风爽直，质地硬朗。

爱

在这黑暗的暴风雨之夜
唯有一盏微小
然而美妙的生命之灯
放着光明。

只要是自己的光芒所及,
它向一切投以亲切的问候之情。
呵，愉快地闪烁的
生命之灯。

那令人依恋的神情,
使过路人禁不住收步小停。

瞧，连小狗
也玩耍得如在白天一样尽兴。

亲爱的人呵，
是谁点燃
呵，是谁点燃
这欢乐的光景？

一闪，
一闪，
这不停地闪烁的生命之灯，
给黑暗送去光明，
使光明更加光明。

我要把这珍奇的灯放大
千倍亿倍，
移到那宇宙的
大灯塔顶。

世界呵，快集合到一起，
盛宴已经备下
只有这一张餐桌
和这简单的茶具便成。

然而，这里有如此耀眼的灯。
亲爱的人呵，
这是谁把它点燃？
啊，是谁点燃了这灯？

长歌《日、月、星》三部曲

日

从开天辟地的古代，
就迸发着强烈的火光，
光辉的精灵啊，太阳！

彩云燃烧着黎明的天宇，
吉庆的前兆照亮了东方。
万历的赤色，
天启的红色①啊，太阳！
你啊，你是不老的帝王，
　　　　　常生的神佛！
以天地万物为父母，
深居长空，把下界照射，
高高地　高高地照射！
主宰万物轮回，
辨别是非功过。
驱除黑暗，
降伏妖魔，

① 我国明代万历和天启年间的瓷器，以红色之艳丽而著名。

光辉灿烂，灿烂光辉，
君临于永劫的宝座。

恒久不变啊，
紧握感情的游缰。
轻缓而庄严地驾驭于火光的天马之上
尽情奔驰，尽情奔驰；
统辖那下界的每一个地方。
人们将俯首膜拜，
尊崇和颂扬，
　　这至高无上的帝王——
光辉的精灵，太阳！

月

寂静的夜，月夜！

恰似那意中人儿的倩影。
是这么秀丽玲珑！
高挂中天，
清光莹莹，
甜美的月夜啊！

寂光①普照，

---

① 佛语，由寂静的真理发出的真知之光。

啊，这是真如①的清澄阴影。
洞箫的曲调
和着银色月宫的乐声，
高亢地吹奏一曲，
其乐融融。

多少个黑夜啊，
人们翘盼着
一弯新月，月初三日的婵娥。
高悬的圆月
邀请你到玉砌的蟾宫作客，
思念那住惯尘世的赫夜姬② 啊，
升天去吧，又不忍远离自己的
故国！

一宵过去，就是十六的清夜，
尘世那美丽的颜色开始淡却。
还未来得及惋惜
夜空已是十八的月儿
待我倚家门望到天明的，
又该是那二十三的残月。

①佛语，即实体实性而永世不变的真理。

②赫夜姬是日本古典文学《竹取物语》的女主人公。她从竹子里出生，在伐竹老翁的养育下长大成人。她容貌美丽，招得许多贵族公子求婚，可她提出种种难题全部予以拒绝，终于在八月十五的月明之夜升了天。

星

尘世把星星叫作鲜花，
太空把鲜花叫作星星。
是否知道
这感伤的诗情？
恍惚之间
亿万光年已无影无踪。

似乎相隔遥远，
　　又像伸手就能摸到你的身影。
真是万分奇幻，宏大无垠！
孩子们不解这神秘的奇景，
每个清晨，每个夜晚，
都仰望着亮晶晶的星星，
　　金光闪闪的星星。
　　“看到了第一颗！”
　　“看到了第二颗！”
“三颗，四颗，七颗……”
数着数儿仰望着天空，
孩子们的眼睛仿佛也变成了
星星。

飞驰着，
转瞬间就消失了光明，
你这前程渺茫的流星。
罕见的天河清流淙淙，
天鹅漫游在水流声中，
偎倚着它们的是那颗织女星。
她写信给思恋着的猎户座，
那善良、温柔而光辉灿烂的
星星哟，
收到古色古香的情书
充满了异国的幽情！

辽阔的天空
仿佛是一块贝壳
青光辉映，
上面镶嵌着无数颗星星。
星的焰火，星的鲜花，
光的丝绢织就的锦幔
　　这永存的技艺多么瑰丽超众！
光闪闪，光闪闪，亮晶晶，亮
晶晶！
光闪闪，光闪闪，亮晶晶，亮
晶晶！

（李　芒译）

三 木 露 风

三木露风(1889～1964),一般认为他是与北原白秋齐名的日本象征派诗的重要代表。他虽对口语自由诗表示理解并曾试作,但更长于文语自由诗;虽追求异国情调,但诗的意境仍渗透着日本式的幽玄和清艳。他天赋优越,乐感富足,工于构思,格调超俗。主要诗集是《废园》、《双手白皙的猎人》。

午后的林荫树

不知是在何时
谁人播下
这蓝色的梦。

阳春午后的水边
多美丽的林荫树
令人不由伤情。

洁白的鸽
从水边一群群飞起

掠过林荫树的园庭。

悲哀的午后的林荫树

女郎哟

是你播下这蓝色的梦……

松

海藻般的松树
在薄霭中尽染
遥远的珍珠般的海
攀上它淡蓝色的肩。

似乎有阴影之类
落在我的身边。
我虽然疲倦，却依旧举步向前——
循着早已逝去的爱恋。

银缎般的松树
溶入缓缓的旋律的波澜。
那怀着深切悲哀的模样
把衰老的心灵抚安。

分开松枝
船从密锁的霭中驶过
那无声的白帆
难道就是那古老的爱恋。

早　春

早春的天空
披着淡紫色的罗纱，
晶莹的白雪
静静地沐浴在清冷的光芒下。

雪崩将忧郁的心
托向高耸的天崖。
灿灿的晨光
把红宝石漫天抛洒。

这里没有大海的美景，
今朝却为何令人如此醉煞？
一湾清水盛着华春序曲
欢跳出山山洼洼。

双手白皙的猎人

太阳　闪耀着缠在丝绢上
最后的微笑迸发着白热
在我们身上
在草木和恋上投射。

身躯在深深的忧郁中紧裹
在抽泣的风景，
光影中困惑。
啊　你这双手白皙的猎人
在温柔的胸前的乱草丛
在黄金般的草丛
你的手在寻找什么

你的手莫不是这样告诉我
“在鸟窝中种下百合
　宝石的嫩胸已被压破
　受伤的小鸟在那里死了”。

此时　太阳在作最后的呼吸
我们在原野的小径上走着
时光像美丽的灵魂一如往者。

福 士 幸 次 郎

福士幸次郎(1889～1946)，日本口语自由诗的积极实践者，曾先后受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1913年出版诗集《太阳之子》、《展望》。他问题意识强烈，情绪饱满昂扬，诗风简明开朗，但形式上开拓不多。晚年思想趋于保守，主张传统主义和地方主义。

我是太阳的儿子

我是太阳的儿子
是正在燃烧而未燃尽的
太阳的儿子。

此时导火索刚被点燃
缓缓地冒着青烟
啊，这青烟正化作火焰。
我被充满光明的幻想
追逐得不堪安闲。

我幻想着阳光明媚的原野，

阳光明媚的都市，
还有那山脉，头戴雪冠。

这幻想追逐着我
我正吐着青烟，
吐着令人窒息的沉重的青烟。

啊，充满光明的世界哟。
充满光明的天空哟。

啊，充满阳光的人间哟，
仿佛浑身是眼的人哟，
聪慧、健康的充满力量的人哟。

虽然我是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发出了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
然而我是太阳的儿子，
是永远憧憬燃烧的
太阳的儿子。

憧憬光明之歌

——八月十六日

我灰暗，
我贫穷，
我寂寞伶仃，
你走投无路，
我没有片刻安宁。
这就是我，
追求智慧，
追求自身的光明。
这就是我从隐藏在躯体中的心底
此时发出的叫声。
就这样
我是光的儿子，
永远追求光明。

锤

落雨了——
漆黑的夜　没有一线缝隙。
梦之音——
杂乱……破碎。

睁开沉重的眼睑
黑暗伏栖
重重包围着
地上——室里。

桌上有盏油灯
静静地……
火焰从锤下燃起。

那朦胧不清的嘶哑的
咳嗽，
是午夜之声吗？
是熟睡的病女
松弛的眼睑吗？

火焰
无声地
从锤下燃起。

被幻惑所累的火焰
在衰弱中仍旧燃起
……
无力地　一点点
燃起……

又是一个梦，
梦中
无常之魂
徘徊在沙漠的雨里。

室 生 犀 星

室生犀星(1889～1962)，是一位难得的抒情诗人，创作旺盛期在1912年前后。他的《抒情小曲集》和《钓青色鱼的人》等诗集，以真切的情感和直接抒情的样式，给当时的年轻诗人如中野重治、三好达治等很大影响。他在思想上曾倾向于人道主义和民众派，后潜心于文语和口语诗的双重实践，取材构思日求清明朴实。

春

我时时都在写诗　于是
永远光临
额上有什么轻轻掠过
用手一摸
却是个不留半点痕迹的敏捷的家伙
我一直渴望见到它
焦急得双手发热
时间渐渐向前推移
把严寒留在我的心上
让火辣辣的疼痛时时折磨

我的前额
然而我仍旧不停地写诗
我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
在深深的泥泞中跋涉

于故乡送冬

有一天冬终于来了
真的来了
鸣叫着
海啸在白昼也响彻天空
我从身体内感到力
屏住呼吸
风暴呵
在我的生命中滚动
我感到动乱的汹涌
树根紧紧地拥抱
落叶轻舞在天空
冬的意识在静寂的瞬间浮呈
我举目
眺望悲哀的街市
砂石上一片水在飞快地跑动

海 滨 独 唱

我垂着热泪
在海岸边独坐
这无由的泪水碧蓝色的海波
跑近来擦着我的前额

看啊　拥抱着映在濡湿的沙上的
我那诚实的身影的
海波　海波
悲哀的海波

在这漫长的海边只有我孤独一个
啊，只有我一个
好似要溶入大海的蓝色

雨之诗

雨如爱
飘洒着昼夜不停
望着渐渐濡湿的
一小片绿色田园
人们似乎为雨动情
雨永远都是本来的模样
它那寂寞的飘落
真切地映入人们心中
人们那善良的灵魂
悲哀稍有些疲倦
时时沉浸于永恒
久久地凝视那雨的风景

说 给 女 人

爱吧
接吻吧
要尽可能地谦恭
要喜欢打扫卫生
使你的家优雅洁静
要烧一手好饭菜
要时时战胜困难
怀抱着温柔
温柔地对待一切
要与女性的本质
极为符合
决不要发火
要做一个好妈妈
要亲近邻居的孩子
对乞丐也要平均给一点施舍
早晚的祈祷同样疏忽不得
决不要想做一个伟大的女人
伟人永远是孤独的
即使自己不愿如此
社会也要这样做

要把自己的丈夫视作神明
自己的丈夫的知识
丈夫的书要时常读用
擦净书桌
点好炉火
把热水装满水瓶
把茶和茶器、香烟摆备齐整
呵，这一切都充满了你的温情

从不知疲劳
从不把辛酸的泪轻抛
啊，勤劳、勤劳
这样你们该有多少欢乐
这样你们就会成为家族的主导！
这个世界将渐渐地
变得多么美好！
你们
不幸时世界将变得黑暗
至高无上的生活也将黯淡无聊
做光明的使者吧
真正带来光明
这就是我的话
时时想说给你们听
哦，读吧

然后体味
这将是人类的语言
现在我把它交到你们的手中。

结婚季节

我还在思索　关于女性
对于我　这是幸福的事情
想着救助一切的女性
想着她的美
想着在那美中有什么近乎神明
我曾热恋过一个女性
此时想来　那是因为
在那女性之中可以发现
自己的内部情形
这是对自我力量的衷情
近来我真正开始学会观察女性——
思恋女性也要适逢年龄
要拥有使女性感到健美的身躯
要能够抖落庸俗的感情
我以自己男性的光辉
以对自己事业的自信
以健美的身姿把自己的结婚季节出迎。

我已不再年轻
在我以往的所为中没有什么暧昧不清

虽然有比死更强大的孤独的压迫
可无论何时我都能把它战胜
因为我早已准备好使它沉静。
爱我
将与我同行的
可将成为幸福？
与我共同分担痛苦的
心灵可感到永久永久的海的汹涌？
可将与世上的平和
世上的饥饿相逢？

三 富 朽 叶

三富朽叶(1889～1917)，早年曾参加受自然主义影响的自由诗社，热心于口语自由诗的创作。他具有出色的诗人气质，对语言有特殊的感受力和表现力，构思奇崛，遣词新巧，着色用韵富丽而不失沉稳。基本手法上留有法国象征派影响的印迹。他的诗名虽不算响远，但常得行家高手的盛赞。

颤 动 的 旋 律

疲倦　疲倦
黑天　白天
不断麻痹活动的意识的
心灵痛苦　懒意难遣。

消失的一个又一个日子
浮动着自己的思念
色彩已淡
香气已减

即使声音颤抖嘶哑
也该有泪水笑颜
即使心里不再有花朵绽开
沉默　沉默……
铁锁的梦磨擦着
沉沉的无言。

在阴暗的空气中生锈的
我的伤口。

在午睡的枕边
寂寞不断地
倾注　扑闪……

蓝色的死水
光的长叹
静静地笼罩
一个个房间　令人生厌

时时崩溃在眼前的
缠绕着生命的死的晕眩

永久地　永久地
缺乏

贫困
围着死去的肉体
感觉的 活的震颤！

雨 之 歌

青苔也在变得白净
在此美妙的落雨光景
　　我的手指如火
　　在胸前描绘着绝美的虹

雨抛扔出虫的歌声
生命之苑的虫的梦
　　我干渴的唇
　　从喉上摘下黄金的春

又是新的清爽的忧愁的祭礼——
　　昨日悲戚　明日死去
与色香与恼都涂抹着雨
花与盛开的灵魂的花　今日的我自己

哦　倾注的洁净　这生的光景——
丰富　优雅　美丽　这落雨的光景——

白鸟省吾

白鸟省吾(1890～1973)，民众派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受自然主义精神的熏陶，并倾心于象征派诗歌的写作技巧。主要诗集有《世界中的一个》、《憧憬之丘》、《共生的旗》等，多取材于农民生活，抒发渴求平等、自由与富足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理想，情感真挚朴实，诗风平白明快。

高　原

群山覆盖着茂盛的夏草
仿佛一种相邻的永恒的立体。
山里几乎看不到闪光的刀镰，
听不到人的呼吸。

桔梗　女郎　抚子　葛叶
在光和大气中清幽多彩地开放
以它古老而自然的生命之力。

然而在山与山之间的平地，
有一条小路常常被草掩没。

它消失在遥远的山间溪谷旁的树林，
像一条细线联接起寂寞的
一个个部落。
这几乎催人入睡的寂静的生的鼓动哟，
这绝少有人的足迹留下的小路哟，
模糊却让人依依难舍。

啊，有谁曾经从小路走过？
我的眼前浮现出陌生人的幻影，
这是那里的居者和行者。
沉默的山与山的
美的力量
直通向遥远的蓝天
它揉碎了我。

钟

丘岭上寂寞的寺院古钟，
一直被视作黄昏的象征。
然而今天
为了蔷薇色的生的曙光，
我们要让它发出震耳的轰鸣。
我们一边全力地敲撞，
一边齐心歌唱，
钟声伴着我们的歌声。

啊，我们
美好而快乐的大地的儿子哟，
啊，我们，
曾一直习惯于苦难和屈从，
今天，让我们生活在大地上的
精神的自由与欢喜中。
啊，我们贫穷。
然而我们却从这贫穷的生活中
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一边流泪一边把它赞颂。

我们农夫的小屋，就像不完整的
天幕，
雨雪时来，寒风常入。
然而幸运的是　我们有强健的
体魄　能够忍受得住。
用锹耕作，用镰收割，
用臼捣麦，用擂臼打糕，
用水车打稻。
这些原始性劳作的乐趣哟。
和人一同劳作的牛哟马哟。
和人一同生活的狗哟猪哟鸡哟。
与自然和谐的生活哟。

我们渔夫的家
小得如同海滩上的贝壳。
然而　只有那无边无际的
欢腾新鲜的　蓝色的大海
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神心宿在树叶般的小船，
船桨像黄金一样闪烁。
啊，捕鱼的网哟钩哟。
那在风浪中磨炼出来的光身子的
孩子的力的美中闪光的
劳动精神哟。

对资本家和地主
我们早已不再敬奉，
可我们过于敦厚善良的祖先
曾长久地在他们的颐使下甘心屈从。
如果说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就是夺走了一切，只付给
一个零。

为了拯救这有形无形的土地，
为了真理我们勇敢斗争。
让我们高叫人类每一个人的
尊贵的使命，
让我们闯过荆棘　永远追求
真正的人生。
我们的勇敢胜过了祖先，
而我们勇敢的子孙　将把我们
战胜。

让我们为这大地祝福，
在这大地上
曾一直承受着过多的痛苦。
为了迎接即将莅临大地的微明的
蔷薇色的曙光，
为了使它的本质更加光彩夺目，

让我们撞响丘岭上巨大的古钟，
呼吸着清爽的空气，
共同高歌为曙光祝福。

日夏耿之介

日夏耿之介(1890～1971),是大正后半至昭和初年间即二三十年代诗坛上与民众派诗歌主张公开对立、追求艺术至上的诗人. 个性强烈，热心于诗歌形式的探索。他采用神秘主义、象征派手法，充分利用文语体和汉字的造型性，构成一种时代色彩、异国情调和民族性格并茂的诗风。他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态度与民众和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带有高蹈士的姿势。主要诗集有《转身颂》、《黑衣圣母》、《黄眠帖》等。

雪上的圣母像

一

啊，今日的晚风
唤来了驻宿北国旷野的乌云，
为了我
为了世界
降下璀璨美妙的白雪。

二

这纯净的白色

是缤纷的七彩合成。
她好似无数条小溪在清晨欢叫
伟大．美丽，
又力量无穷。
她又似沧海
仿效十行。
飘洒的雪花呵
你慷慨地送来欢乐为明日的孩童。
你让森林起舞
把一切死者的世界遮蒙。
你给这漆黑的世界，
安一座银色熔炉大而光明。

三

啊，伫立在雪的世界上，
我的心情即刻变得悠闲、快活，
忘却了曾被万屡愁丝折磨。
远方神祇那银白冰冷的呼吸，
仿佛也可以捕捉。
在这光灿灿的大雪原的怀抱，
我仰望着，
从蓝色的夜的屏幕
浮现出光彩照人的圣母。

四

被扭曲的心灵已经得到洗礼，
邪恶之门也早已关闭。
呵，偶尔还要窥视门内的卑俗的世人
在今宵二月风舞的银白的旷野
额头感受着纯洁美丽的圣母的气息。

黑 衣 圣 母

真理是黑色的。
阳光是炽热的。
从昏睡的万物中一点一点地上升
阳光
因此而永远圣明。

在我的心灵深处
有黑衣圣母
旅人哟　你要虔诚

倘若风天里走过河边，
在皱起波纹的水面
将看到那善良的黑衣圣母
就在你的心中。

倘若从高悬的太阳下走过，
在濡湿的处女林的入口，
在一株大树繁茂的绿荫下边，
你会从墙缝看到
光彩照人的圣母的御容。

仰起头来哟，年轻人，
向着自己心灵深处的
崇高而美妙的黑衣圣母
祈祷，拜，
真理永远是黑色的。常住常生。

贤 明 的 风

大海中，你拥抱着肆虐的白浪，
沙滩上，你枕着鲜艳的红色贝壳。
风，当你从天吹落，
起皱的海面上定有狂潮大作。

贤明的风哟，
请不要为如血的夕阳而心伤，
请不要为无月的小夜而哀叹。
黑夜中高悬的太阳
将尽染玲珑的宫殿的飞檐。

风哟，风哟，
请你不要伤心。
你是真正的贤明的化身。
为了等待黑暗逝去的光明时刻，
你寄身在沉重的空气中，
只寻求自在的生存。

我是怀疑的么微体

我祈祷
我那执拗的哲理的力量
早日毁灭！
它扯着从无数的思考母胎
出生的青鬼。

我祈祷
亲自动手以那永远充满血腥的枭木
为刑架
而在那里死去。

我祈祷
用那坚定的真理的铁锤作鞭，
抽打我的身躯！

我是怀疑的么微体！
我的灵魂
每夜潜入梦网，
飞向高远的夜空，
俯视那贪睡的尘世。

我还热望
在经过地狱之火的烤刑后
即刻沐浴到天界的清风。
或者放尽无数健康的鲜血，
只守着因病变得极小的我生命之核
我的生命之核告终。

肥圆的红脸，大腹便便，
寡廉鲜耻的贱民
他们永远希望着通过胜利的门槛。
因为在他们的大脑里
只塞满无数的勋章和军靴。
即使他们有一天甘心成为清净的教徒，
也不过是拄着黄金手杖而漫步陋巷之辈。
离开这一群鬼人，
将旁观到我那些可亲的青鬼。

俯视这番小景，
我的心在扑簌簌落泪。
我不住地想着，
我要去做沉重的怀疑的黑色祈祷，
不把一切理会。

海　的　市　民

透明的
心浮在天空。
水波欢唱，日轮高升，
碧蓝的天空一片清澄。
啊，肉体这样虚轻！
　　智慧这样沉重！
裁断那狂卷的疾风，
在馨香的云端驰骋。

大地在沉默中思索，
这里有圣火之谜密封。
喧闹摇撼着都市，
难道这就是人们生存的吼声。
心灵如同日光
乘依太洪波
飞向幸福的天庭。

啊，你可看到岸边躺卧的鱼群，
散漫的白沙裹着因获得太阳的恩惠
而体温尚存的死神。

海的市民难道已经丧生？
为购买海鲜而聚集的。
人们哪，
此时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海浪

那哀悼之声。
神的宠儿，“永恒”的呼吸，
你也一道为我奔赴朝露轻濡的
山岗的早晨而歌咏。
啊，你可看见海的异族的笑容？

去吧
悲哀与泪水一起流淌。
身体虚轻。
思想沉重。
向着落日西垂的云罩的山岗
劈云斩风，行色匆匆。
海的市民啊，伴着我永恒的生命的旅
程。

尾 崎 喜 八

尾崎喜八(1892～1974)，是白桦派人道主义诗歌的支持者和代表者。他的诗多以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歌咏对自然与人类的爱以及对生命的崇拜。他的诗风刚柔相济，视点较机智深远。《天空与树木》、《高层云下》、《旷野之火》等诗集是他的主要业绩。

在 初 冬

初冬的清晨的金辉
把山茶花冰冷的花瓣染得无比
绚丽，
天空还像过去一样湛蓝如洗，
一切的形象把无数的昨天
变成了谜。
今晨万物都好似意外的来宾。

林丛中传来使季节更新的
清脆的鸟鸣，

我为自己是这个世上的单纯的
一个形象而高兴。
一切都是我的亲朋，它们看去
都是那样与众不同。
当我的亲朋离我远去，
便会愈发显得美丽生动。

自然啊，我愿
在风与光的你的无限的空间
永远朝着你的方向度过一生。
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欲望，
增，知，打碎，充满，
作为从内部闪光的你的一个分身，
我深深地醒悟在你的怀抱中。

年轻的白桦

滋润着清晨蓝色的空气，
你抽放出如鞭的枝条。
虽然柔软的嫩叶已被树浆
灌饱，
然而你还不够茂密，
藏不住爱的小鸟。

朴素洁白的你
在令人陶醉的春的呼吸中
卓然挺立，
长满君影草和樱草花的美丽的草坪，
一直向白雪晶莹的高耸的山峰铺去。

狂　热

一

酷热的南风摇动着似梦非梦中的
麦穗，
蓝色的天空染着盛开的花的洁白，
啊，六月，原野流水潺潺，
大白日下，高贵的精神
为痛苦的生活现实镶上了太阳的
金边。
朴素的耧斗菜正美丽地枯萎
在农家的庭院。

昂扬，透明，我的心哟！
我奋然祈祷
你的狂热中的高贵，比什么
都更重要。
啊，夏日的大气为自然披上了
金刚石色的面纱，
遮天蔽日的炎热下的青冈栎
多么繁茂。
请看那狂热的高雅的忧郁哟。

有时，对于我
生并非那么快活甘美，
那只是燃烧的宗教，悲痛的信仰，
只是倒在镰下的谷物的悲剧性的
陶醉。

二

穷困以它巨大的力量压着心脏，
明日的不安煎熬着今日存在的时光。
在正午寂寥的白色天空
一团云滚向远方．
啊，滚向远方，滚向远方，
流转的夏日　生活建立在沙滩上。

多么悲壮！朋友哟，这就是
我等的命运，
请警惕信仰的摇摆无准。
不要迷惑于悲惨的魔药，
让我们为生活而狂热，为非凡的
创造而献身，
在那迷人的魔的大欢喜中
浮沉。
不哭，不诉，不恨，
在只有倒地便无它路之日到来之前

愉快地前进。
唯一的英雄主义是什么？
这就是正视世界的真相，并且
把它拥抱得紧紧！

不要袖手茫然，
不要相信所谓永劫的宿命。
喝水吧，运动吧，
抛弃那不必要的执着，
度过那忘我的珍贵的壮烈的
一刹那顷。
纯洁的朋友哟，你可听见，
在此白昼，从孕育人类的大地
朝着大海的方向，
瓦格纳大合奏回响在遥远的苍穹，
还有"英雄交响曲"在赞美着超凡的
悲痛。
难道你那火热的心灵，
毫无回声！

花　岗　岩

金色的阳光
在山腰间喧闹，
云的翅膀
在山顶遥远的蓝天盘绕。
断崖下岩石群立的海岸
翻卷着蓝与白色的波涛。

啊，矿石般
冰冷、清爽的日本的秋风！
人们用额头把它迎送，
这里，血红的石蒜的花蕊
正绣着十月的心声。
年轻人
用铁锤敲击着大山的肌肤，
花岗岩巨大的板块在锤下分崩，
横跨上去
再做细细的劈工。

啊，钢铁的锤音在天空回响，
飞舞的石屑落在了花丛，

好似飞箭　瞬间
已射中四周的秋景。
铿锵的回声是怎样的法悦呵，
怎样的陶醉！
握着青冈栎木柄的手掌，
感受着大地的脊骨锐利如锋。
还有那飞舞的尖利的碎石，
在明亮无垢的瞳仁上留影。
常新的勇武
清爽的美
支撑着纯洁的心灵。

啊，日本的秋天的
天空与云与花与风，
无边无际的大海的遥远的波涌！
这里是断崖上高高的打石场，
此时正有十月的金辉降临。
挥舞着的青春的铁锤
与白色、蔷薇色、藤紫色的
花岗岩闪光的纹理接吻！

西 条 八 十

西条八十(1892～1970)，最初受土井晚翠、蒲原有明的影响而开始试作诗歌，后与日夏耿之介、堀口大学等交往，落脚诗坛。代表性诗集有《陌生的恋人》、《蜡人儿》、《砂金》等。在民众派诗歌盛行时，他与艺术派同行。他的诗以纤细优美的韵律、洗炼典雅的形象，新鲜的感觉和神秘的幻想音性、乐性，赢得了广大读者。

蜡 人 儿

寂寞　寂寞
摘朵篱笆上的野蔷薇
爬上屋顶
白日通明。

在熏蓝色的
天空
是谁忘记的
蜡人儿

绢丝上
太阳在抽动。

照耀呀　请呀
把野蔷薇
抛向冰冷屋顶的
这颗心灵。

是何时
被抛出的石块
浮在天空
蜡人儿处
已难辨
恋人倩影。

空　中　羊

——致C·萨加拉小姐

小巧的金铃儿
系着脖
无言的羊群
飘过。

不论昨日今天
清冷的月光
撒在
山坡。

在往昔
与君目语
独见兰花
婀娜。

天路遥远
旦别后
只有悲影
萧瑟。

假如化作
云朵
重逢的牧场
可还记得？

今夜多么寂寞
铃儿响
空中有羊群
飘过。

脸的海

妻子哟，你瞧，
我儿那安睡的笑容。
正午，没有一丝来风，
把桃花心木的转椅摇动。

此时，父亲的手正轻轻地摘下，
一小片紫色的花瓣，可爱的山梗花
一点点落在那甜睡的小脸，
把眉毛和睫毛联成一片。

好似朦胧地泛过天真的
笑脸的小船
花瓣，紫色的花瓣，
(关上窗子吧，阳光过于耀眼)
父亲从那里倾听着遥远的
古老的大海的波澜。

桌上是本欧曼的英国原始史，
我正读到这样的事情——
"北部的海疆，笼罩在雾中，

依稀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舵声。
盎格鲁—撒克逊人出现了，
可怕的红毛的Briton①人被赶进
深深的森林中。
在原始的河边，一个新的国家
开始建成。”

啊，我儿的小脸，
就像无边的海面，
天真的雾从那里飘散，
一直飘到很远很远。

妻子哟，此时正午的阳光
多么璀璨。
那花瓣的小船，
正匆匆驶过海面。

① 布立吞人，古代住在不列颠南部的凯尔特人的一部分。

老 人 与 帆

——啊，父亲，
今天，又是从早到晚，
您孤独地躺在沙滩，
不知在把谁思念。
夜幕已经降临大海，
夜来香已绽开鹅黄色的花瓣。
快来吧，收起鱼网，
家中的灯火在等你归还。

——我的孩子啊，等一等，
来访的祖先和我的交谈
还没有完。
习习的晚风中
星星娇嫩得好似婴儿一般。
此时，且让我和那些老人们一起，
在愉快的回忆中沉湎。

——父亲啊，难道您还沉浸梦中？
沙滩已经变得又黑又冷，
黄昏的海边已经没有人踪。

只有那幻影般灰白的船帆，
时而在海边闪动。

——是啊，我的孩子，
你那白发祖先的身影，
就安宿在海上那片片风帆之中。
它时刻回旋在夜来香开放的沙丘
贴着我衰老的耳边，
轻轻地把亲切的往事吟咏。

岁　月

我渴望奔向北国，
为了见到雄壮、美丽的冰河，
为了在那月光璀璨的胸膛
　　撒下悲哀岁月的花朵。

阴云下，我的恋人裹着黑色的外套，
我们并肩骑着青色的骏马。
在我们流连的路上鹎啼声声，
夕阳下，细雪在纷纷洒洒。

我的恋人可不是丢失了红色的
昨日的小鞋？
在那里不久将是野花盛开的春景。
可我们却更想倾听
那远方传来的轻幽的金铃。

那是山里的一群盲羊。
脖颈上摇着智慧的金铃。
请看它们那虚无的眼神吧，
那样子

多么酷似我的父母的神情。
不要流泪，我的恋人，
不久……它们就会消失在山顶的云中。

恋人啊，请下马。
那里有我壮丽的冰河。
它像夜里的水银灯一样闪光，
它像白日的燧石一样沉默。
来吧，撒下我们珍藏的香花，
蔷薇、金凤、百合，
罂粟、茉莉、薄荷，
让花香弥漫冰冻的北国。

我们流泪抛撒的花朵，
如星、如火，
无边无际地舞着。
夕阳中，细雪纷纷飘落。

我们的手臂已经疲惫，
如玉的汗珠在恋人头上闪耀。
　　美丽的冰河啊，
它坦然地托着我们岁月的花朵，
然后把它在冰冻的蓝天下永远封锁。

我渴望奔向北国，
为了再一次见到雄伟、慈爱的冰河。
啊，在它月光璀璨的胸膛；
至今仍无尽地埋葬着
褪色的青春的花朵。

一

佐 藤 春 夫

佐藤春夫(1892～1964)，作为诗人，他的创作始于二十年代初。当时诗坛一方有民众派的口语诗，一方有以萩原朔太郎为代表的具有先锋派性质的探索诗。佐藤的风格是古典式的，他喜用古调古语，讲究韵律格式的工整，诗行中蕴有较强的东方式的情感意象。他的第一本诗集《殉情诗集》获得过广泛关注，其古风古调遭到了萩原朔太郎的责难。《魔女》、《东天红》、《佐久的草笛》、《抒情新集》等是他留下的主要诗业。

春①

去原野，去高山、去海边，
正午的山岗鲜花开遍。
为了你的美妙的双眼，
我的忧愁胜过了蓝天。

我在茂密的林丛中寻找，
寻找你那牵魂的梦幻般的

① 组诗《少年时代》之一。

双眼，
鲜红的花朵挂着泪珠，
正午的山岗痛苦弥漫。

你的眼睛那样美丽，
你的心那样神秘。
离开了你，我孤独一人
把石子投向月下的海面。

你每夜每夜不停地编织，
银针扯着毛线
黑的线　红的线
到底为谁编织　那毛衫？

感 伤 肖 像

只因听了她的话
我才把蔷薇摘下。
无意间我把花儿一瓣瓣
撕碎
她气急了
瞪大的双眼令人惊讶。
她把那破碎的花瓣轻轻
放在我的手上
微笑的眼睛扑闪着泪花。
她笑在嘴角哭在脸颊
多像一个小女孩
这位迷惘于表情门户的
蒙娜丽莎。

鸽　　子

一枚洁白的羽毛轻轻飘落
伴着一声亲切的啼叫
我的窗前落下一只白鸽。

可爱的白鸽哦，你在说些什么？
莫不是捎来远行姑娘的问候
那……那可叫我怎样回答你这位使者

我听不懂你深情的话语
就像姑娘的心思无法琢磨。
在你落下的羽毛上
又见不到半点笔墨。

啊，白鸽，孤独的白鸽，
阴云下你显得多么陌生。
替我捎上这颗忧郁的心吧
——这就是我给姑娘的回赠。

天　马　行

题Odilon Redon "Pégase Captif"①

我在月宫里诞生，
我的牧场就是那淡灰色的云海，
我的水槽就是那灿烂的银河。

生在天上理当是天马，
因为我有龙的翅膀
人们也叫我龙马。

然而无奈我不是龙王贵驾
只是辔在他手的
被囚的他人之马。

啊，前輙的教训使我懂得
就连我那翱翔星海的翅膀
也只是无用的配搭。

① 奥迪隆·勒东(1840～1916)，法国画家、雕刻家。"Pégase Captif"意为"天马"。

绕着彩虹的飞桥
寻着彗星的轨道
我昔日的时光哪里去了！

我这充满诗兴的身躯
至少该为少女效力
谁知却要驮着沉重的盐米。

命运安排我踏着尘土
在沙漠中艰难地来去，
徒有腾云驾雾的四蹄。

在欣赏死马之骨、土偶之马
的人间俗世，
哪里有我天马的
用武之地！

地上没有天上的伯乐，
集市上没人要买
可怜的畸型的蠢马。

啊，昔日的志向何等远大，
此时，在樊笼中养胖的我
只有叹息　烦恼　气煞

仰望故乡
惬意的晚霞，
我匍匐在地　泪如雨洒。

我每天遭受恶骂和毒打，
每时每刻被人嘲笑
是世上第一号蠢马。

哦，倘若终生不遇，
瘤将取代翅膀，
我将成为一匹嫉妒骆驼的
天马。

堀　口　大　学

堀口大学(1892～1981)，曾以译诗集《月下的一群》，影响日本诗坛。诗集《月光和丑角》、《砂枕》、《新小径》等，以知性与感性的充沛，轻松的幽默，久居异国的生活体验，表现出诗人与传统文化的间距，而在诗坛独得其位。在内容上，他的诗基本表现一种对诗化人生的追求。

雪

下雪了　下雪了
多么壮观　天的祭典！

在空寞的神的圣殿
酣畅的唯有冬的祭典！

跳吧　斑鸫！
随着不停飘舞的雪的节拍。

唱吧　栗耳短脚鹎！
伴着飘舞的雪的纯白。

飘舞的雪的庄严
沉默中散落的花瓣！

高雅的雪
飘着舞步来到人间！

雪来了！雪来了！
洁白的双翅，神圣的天使！

在我们的庭院在身边
轻轻歌唱着的雪来了！

飞雪是天赐的面包！
看那娇小白嫩的雪的脚！

在地上在屋顶上
洁白的雪来了。

飘舞的雪白的冬的花瓣！
地上的孩子们的欢乐的大典！

乌　鸦

你这光荣的黎明的
不吉利的预言家。

是谁面色苍白因为你的话？

你这白日里盘旋空中的
诅咒的黑色十字架。

是谁诅咒谁？

你这飞升在绚烂夕阳中的
长着双翅的黑压压的墓碑。

是谁那样死去？

海 的 风 景

在天空的石盘上
海鸥写着ＡＢＣ

海是灰色的牧场
海浪是雪白的绵羊

海船在散步
吸着烟

海船在散步
吹着口哨

扇　　柚

大海扇着扇子
啊，我是扇柚
遥远的白帆多么寂寞
就像我
孤零零一个

金 子 光 晴

金子光晴(1895～1975)，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精神强烈、阅历丰富、视野广阔而又富于艺术敏感的诗人。早期他曾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的诗特别是战后写下的诗大多取材于社会政治问题，但却保持着诗的意韵和语言的魅力。战前的主要诗集有《亮绿丽金龟》、《水的流浪》等，战后又曾连续发表诗集《降落伞》、《蛾》、《人的悲剧》、《非情》等，旺盛的创造力持续到生命的终点。

米 饭

——在富士山麓

一只碗盛着米饭，
如同那太阳和月亮，宏大，威严。

前面摆着涂漆斑驳的竹筷，
这碗米饭酷似那仰望中的雪峰，高耸
　长天。
把它留给子孙的是人类的祖先。

朋友哟，你一定晓得吧，
朋友哟，我也晓得：
这碗米饭充满温暖，
使人快活，
有时也喧得人感到孤单，

那米饭里眼泪的微咸
那腌梅子的微酸，
还有那新茶、清香淡淡。

那阳光的闲寂，
那菊蕊的凄寒，
还有母亲和姐姐的双手，
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这碗米饭上的丹霞啊，
彩云一片。
今年，
逡巡在积雪的富士山麓，
我怀着一个祈愿：
乌云哟，不要遮住这碗米饭；
战争哟，不要把它摧残！

（李　芒译）

湖　畔　吟

在我最幸福的时刻，你们也要把我置于死地。

——皮埃尔·杜·塞南库尔①

我闭上眼睛，
悄悄地逃出，避开人声。
逃到这湖畔，
连指尖都映染得湛青。

湖畔的风物
　是峻峭的结晶，
火热的青春
　奔腾在冰冷的岩石中。

斑驳的积雪，
　覆盖着背阴的峻岭；
玫瑰的醇酒
　点染着向阳的峰顶。

---

① 法国小说家，1770～1846年在世。

不为匆忙的时间所迫，
如同迟迟不燃的柴火熏着青烟；
太阳在缓缓移动，
宛若晶莹的琼瑶漫步云端。

我来踏破这松林中的雪径，
这里斑鸠正在啼鸣；
避开那丧心病狂的人们，
他们正不分昼夜，孤注一掷推行战争。

仿佛在睡梦中跋涉到此，
我伫立在湖畔；
这湖水像失明的孤客，
冰雪日益封住它的颜面。

要把我这强烈反抗的灵魂，
要把我这怕人看见的诗篇，
埋在清净的死亡——永恒的身边，
埋在冰雪下，等待着春天。

我逃到这里来了，
远离那精神的荒原，
也避开那
　　野蛮的征敛。

告别那懦弱的朋友，
他已忘记应做的批判；
丢开那令人怀念的家，
我曾在那里生活多年。

人类的愚蠢忘掉了人类，
这将使一切人化为灰烬；
我这痛苦的呻吟也出于此，
光明远逝，一片骚乱虚若烟云。

高高的树林摇落雪粉，
枯槁的荻花絮语纷纷，
一泓死水吹着洞箫，
在坚厚的冰雪下发出悲吟。

还有那
　　黑夜的天空绽开缤纷的星花，
是金镶玉嵌，
　　一片冷漠的豪华。

（李　芒译）

另一个假面具之歌

万无一失的魔术师，
这次又揭开一个新奇节目的箱子。
这个设计得精致巧妙：
打掉一个假面，
又有一个出来哈哈大笑。

把软木子弹塞进枪筒，
我屏息凝神瞄过去，
对准那许多虚张声势的假面中
最骄傲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一勾扳机就叭的一声．
翻落下去的假面，
是一个“战斗帽”① 上长了犄角，
眼睛里冒着火的狰狞女妖。

打落了这个假面，
又出现了间谍和党魁的面孔。

---

① "战斗帽"是日本军国主义军队中军官和士兵戴的一种便帽．

我不顾一切地
把子弹塞进枪筒。

挨个把假面打落，
一心想弄清假面的原形，
绝不容它捣鬼！我飞快地
一个紧接着一个打个不停。

假面已经打光，
只见那空荡荡的台子上，
一只手拿着美国国旗的猴子
正背着脸在挠屁股。

（李　芒译）

宫 泽 贤 治

宫泽贤治（1896～1933），二十年代日本诗坛的一位奇才。他以代表作《春与修罗》创造出一种充满不定意象的、流动感强烈的四维空间，开拓了日语表达的疆界和诗幻想的宇宙，在日本诗歌史上属空无前例。信仰佛教却积极投身农民运动，钻研自然科学又热衷于文学艺术，性格的多重性和实践的全面性，赋予他的诗作一种平实奇崛兼并的气质。他曾自言，《春与修罗》是自我“心象的素描”。他终生独身，华年夭折，为后人慨叹。

春 与 修 罗

（被修饰的心象的素描。）

从心象的灰钢
木通藤缠着云
野蔷薇丛和腐殖的湿地
似一片片谄曲
　（当正午的管乐
　不断倾注琥珀的碎片）
愤怒的痛苦和苍白
穿过四月气层的光底

唾着　频繁往返
我是一个修罗
（风景在泪水中摇闪）
碎云满眼
在晶莹的天海
水晶风交错穿行
意大利柏春的行列
吸吮着浓黑的以太
昏暗的脚步
闪着天山雪棱
（阳炎的波和白色的偏光）
失去了真正的语言
云撕碎了飞向天空
啊　穿过闪光的四月的底层
不停地燃烧
我是一个修罗
（玉髓似的云在流动
那春之鸟是在何处啼鸣）
当太阳放射出蓝色的光炎
修罗与树林的交响
从耀眼的天碗
延伸出云的芦木①般的群落

①原文记作"鲁木"，一种木本古生植物，长势繁茂，多高十米以上，现已为化石。

那树枝茂盛得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二重风景
从丧神的森林的梢头
扑闪闪有乌鸦飞动
(当气层越发清澄
扁柏寂静地向天高耸)
那越过黄金般的草地走来的
那平静的人的神情
那看着抓蝼蛄的我的农夫
可真的看见了我?
在绚丽的云海的那边
(悲哀一片深蓝)
意大利柏静静地摇动
鸟儿还在天空穿行
(这里没有真正的语言
修罗的眼泪滴落地面)

如果仰面呼吸向着新的天空
微白的肺萎缩一团
(这身躯也将化为微尘溶入高天)
银杏的细枝依旧闪光
意大利柏越发灰暗
云的火花飘然坠落

壶 井 繁 治

壶井繁治(1897～1975)，日本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早年曾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接近先锋派诗歌。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投身民主主义诗歌运动。他的诗与现实生活关系紧密，设喻明朗，气势放达，情感朴实炽烈，在技巧上多少留有表现派影响的痕迹。

星 星 和 枯 草

星星和枯草在叙谈，
夜深人静，
只有我身边刮着风。
我总感到有些寂寞，
也想跟他们叙叙衷情。
星星却天上掉了下来，
我在枯草中寻觅，
终于未见星星的踪影。

黎明，
我睁开眼睛。
只觉得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落在心中。

从那时起，

我每天都独自叨念：

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星星，

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星星。

（李　芒译）

石　　头（二）

炮弹不住地轰鸣，
太阳落在天边的云中。
长空一片黑暗，
遍地刮着黑风。
巨大的羽翼铺天盖地
闭上眼睛：
没有花园，
蝴蝶也停止了舞动。
睁开眼睛：
树叶都已落尽，
秋色正在加浓。
我在寻求一块石头，
那石头要比铁还重。

（李　芒译）

蝴　　蝶

在标本室里，
摆着我的尸体。
跟许多伙伴
　被铁针钉在一起。
浑似枚枚丧章，
默默无语。

即便如此，
那位瘦削的昆虫学者，
依然频频摇头，
沉思不已。
由于我的翅膀
　不时在微微颤动，
他便喃喃自语：
“这家伙，
还没死去？
无耻的东西！
再不，也许是风吹动了羽翼？”

昆虫学者叨咕着，

就咔的一声把窗子关了起来。

“啊！
我早已死去。
即便如此，
你那样把窗子紧紧地关起来，
我也会感到窒息。”

我的呓语惊醒了妻子，
她爬了起来，
轻轻地把窗子推开去。

外面，
夜色明丽，
仿佛是鲜花遍地。
这过分的明丽，
竟然使我热泪淋漓。

（李　芒译）

罪　与　罚

从何处传来
　这沉重的言语？
一群漆黑的乌鸦
　正盘旋在落雪的天空——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黑夜，
控制着我们天空的
　却是美国飞机。
啊！
这沉重的言语
　是和系着铅坠儿的钓钩一样
　从天空落下来的？

天空中
绞索正在晃动。
地面上
一个黑洞正张着大口
等待那遭到暗算的人头落地。

从一开始

你们就和事实一起
　受到诬陷和歪曲。

但是，
事实却昂首挺胸，
正义的眼睛
　也有愤怒的火星迸起，
向死刑的宣判者提出抗议。

无罪的人受到刑罚，
执刑的人却又犯下了罪行。

人们在追求自由与和平，
却有人在前进的路上
　埋下了定时炸弹！
时钟昼夜不停，
指针一秒一分地移动。
但是，
一天二十四小时
对于我们的敌人
　却是完全不同。

沾满血污的判决书
　　果真会扼杀宝贵的生命，

使这么多的青春
在牢狱里枯萎凋零，
那么，
谁来给他们偿命啊？
说什么，
“事实，只有上帝才认得清！”

死刑！

这黑色的不吉利的言语
正在日本的天空
和美国飞机的引擎声一起
交织着　回旋着　到处横行。
祖国啊，
从空中撒下的大网
已把你紧紧络住，
这黑色的不吉利的言语
已变成野兽
正在祖国的土地上到处横行。
这黑色的不吉利的言语
正在这被毁坏的国土上
伴着每条街上美国式的快活
和刺耳的嘈杂声到处横行。
死刑！

应该处以死刑的罪人
　　正在暗算下一批无辜的生命。

（李　芒译）

发　　酵

托在掌上，
估量这一串葡萄的重量。
粒粒果实
都饱含着甘美的果汁
蕴藏着麦粒般坚硬的种子。

一串葡萄
仿佛是我们的组织。
粒粒果实聚集在我的掌上
就像那颗颗忠实的眸子。

这无数粒葡萄
摘自我们的果园，
在我们的地下室里
不断地发酵
酿成葡萄美酒——
酿成我们丰富的情感。
我们的斗争在这长期的发酵过程中
不断发展。

我喜爱葡萄的颜色，
那恰似我们党的战斗旗帜一样
清澈。
惧怕它、憎恶它的家伙
他们的血却是混浓的
宛如包围着我们祖国的夜色。

他们的夜
尽管有百万支灯火，
闪烁着华丽的光芒，
但不久就会变成一片黑暗的汪洋，
就仿佛那林立的霓虹灯
虽在掩饰着那奇怪的大城市的
迷惘，
但等晨曦来临，
便裸露出弯曲、腐烂的肚肠。

我手中的一串葡萄哟，
你是美丽的眸子的团结。
在这个国家发狂的日子
你看到了什么呀？——
你忍耐着烈日的曝晒，
遭受着风雨的洗劫。

我们亲眼看到了
毒瘤般扎根在我们国土上的
　　美国军事基地！
看到了
不分昼夜
从那里起落的直升飞机
——战争的羽翼！

这群家伙，
像猎人窥视着和平的双翅，
踏碎和平的果实，
犹如遍地瓦砾。
让他们只管为了自己糜烂的
夜的祭典，
准备他们豪奢的酒席。

我们可要为自己的早晨，
为庆祝我们的节日，
酿造出我们醇香的厚礼！

要用斗争来取得我们伟大的
节日，
什么时候它能来临，
也许要到遥远的未来哩。

但是，在地下室里不断发酵的
无数粒葡萄哟！
一刻也不要怠慢，
直到节日的礼炮唤醒大地。

（李　芒译）

风　之　歌

——赠给青年

这一带
　经常刮风。
这风，
　毋宁说，刮起在你们之中。
青年哟，
你们是一团新的风。

你们呼唤着出发，
呼唤着奔向前程。
是凡横在你们前进路上的一切，
也都发出呼声。
大海掀起波涛滚滚，
森林发出絮语轻轻。
紧闭着窗子酣睡的人们，
也会听到敲窗的响声。
啊，那就是你们
　　穿过花园，
　　把百花唤醒！

只要你们走过，
就连那涌起孑孓的臭水坑，
也都要微波轻动。
有人打开窗子，
把你们迎送；
你们也毫不客气，
　　穿过他们的心胸。

你们这些青年，
经常在不停地行动；
经常敲打那关闭的门扉，
在整个世界奔腾。
新的风，
　从你们当中吹起来；
新的季节，
　随风来到人们当中。

（李　芒译）

萩原恭次郎

萩原恭次郎(1899～1938)，倾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欧洲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与平户廉吉等同路，创造了所谓的“日本未来派”诗歌。主要诗集有《死刑宣告》、《断片》等，他所运用的以将不同字体样式同寓一诗、自造新奇生动的词语名动结构为特征的表现形式，以及强烈的贫民意识、反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态度等，曾产生超出诗界广及文坛的强烈影响。

爱已经终止

母亲的胸前，是无数渗着血的爪痕！
有鲜红的撕打留下的伤痕！
有石击留下的伤痕！
有牙齿咬过的伤痕！
啊，那些目不忍睹的红色的伤痕，
都是为了爱子们的生存留下的伤痕！

难忘的乳房早已干枯，

宛如迁居遗址般荒芜。
啊，爱已被打上了终止符！
猴辈此时又一次蹴着母亲的胸膛！
为了堪称新世界的青年！
为了新世纪的恋人！
啊，我们的主义就是漂亮地
破坏陈年父辈的残痕！

断　　片（十二）

昨日的朋友依次分手，变成了
今日的敌人。
我们日益成为少数，
我们日益渴望与多数人的意志接近。
我们同狂吠着的、骚扰着的、
身居高位的人　默默诀别，
我们同不懂得嘲笑、叱咤、赞辞的朋
友们一道，
把我们的世界向明日推进。
今天，我们既不是那些听任废话的
人，也不是出门拜访的人。

三 好 达 治

三好达治(1900～1964)，出色的抒情诗人。代表性诗集《测量船》。他具有良好的素养，熟通西学、国学及汉学。长于对日语语感的把捉与体现，用笔稀疏有致，情感华丽而不失清新。诗境很有散文浅而弥深的意味。

村

恐怖地圆睁着清澄的双眼，鹿已经死去。那表情好像少言寡语好讲道理的青年，在樵夫的小屋檐下，淋着黄昏时的绵绵细雨。(咬死鹿的是狗)在长着淡黑色长毛的大腿骨旁的伤口，比山茶花还鲜红。手杖似的脚伸展着，臀部模糊不清的白毛浸着水，显出羞怯。

不知从何处，飘来一丝葱香。

黄瑞香花正在盛开，小屋的水车在转着大圈。

乡　愁

蝴蝶般的我的乡愁！……蝴蝶越过几处樊篱，在午后的街角眺望大海……。我从墙壁倾听大海……。我合上书本。我靠着墙壁。邻居的钟正敲二点。

“海，遥远的海！我在纸上写着。——海啊，用我们使用的文字，母亲在你怀里。而母亲啊，在法国人的语言中，海在你胸中。”

金　星

大海似的黄昏的天空
传来耳鸣般的振翅声
金色的蜜蜂……

在溪谷那边
对面的山岭
稀疏的树林中歇息的金星

不久　她隐没在山岭中
我登上山石
忽而可以看见她的身影

不久　她隐没在山岭中
我站在山丘上
忽而可以看见她的身影

她隐没　她沉落
她沉落　她去了
地陷　山倾……

小 熊 秀 雄

小熊秀雄（1901～1940），日本无产阶级诗歌的重要代表。属直抒情怀类型。他的诗视野开阔，笔势豪爽，并兼有幽默讽喻的品格。他很讲究词语的运用，好作绕句，追求复调效果。在无产阶级诗歌有失于空洞呆板的危险时，他的创作为无产阶级诗歌创作者明示了一条良好的途径。

马车出发之歌

即便是黑暗
　　永远把地球纠缠，
人民的权利
　　也时刻在眨眼。
蔷薇是黑色的，
仅是因为它处身于黑暗；
一旦太阳升起，
将证明它确实是蔷薇，色泽鲜艳。

悲叹和痛苦属于我们
那些家伙不会把它们承担；
欢乐和感动

　　也同样与他们无缘。
我了解黑暗，
因而我也相信
　　黑暗的尽头便是光明的蓝天。
你啊，即便是用拳击取火，
也要从中感到意义无限。

几千个声音
　　在黑暗中喧嚷，
空气在颤抖，
它知道哪儿是洞窗：
仿佛抽出一根线头，
从那旦引进胜利的光芒。

身儿依傍着蔷薇，
切莫一声不响，
只有行动才是希望的代词。
你的感情便是英俊的新郎。
套上马车，
去迎娶新娘。
现在就立刻出发，
喇叭把冲锋的旋律吹响。
痛苦的鞭子
　　让车轫发出高亢的歌唱！（李　芒译）

远 地 辉 武

远地辉武(1901～1967)，曾受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的影响，在表现主义盛行的二十年代发表诗集《梦与白骨的接吻》，当时虽因内容的放肆大胆而被当局查禁，但它对传统诗歌形式的破坏和反叛精神，曾有力地冲击了诗坛。后期他投身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所作诗歌气势博大，激情饱满，适于吟诵。

多 瑙 河

这条河：
　　在我胸中涌起情波。
从德国的高山直到黑海
蜿蜒流过。
有时汇成瀑布，
有时吃进两岸，
水流湍湍，形成巨大的漩涡。
悠悠五千里奔流前进，
多瑙河啊，

你这巴尔干历史的长河。

我沿着陌生的水路顺流而下，
眺望山脉，逾越溪壑，
穿过音乐之城维也纳
来到捷克。
只见这里白桦林旷野辽阔，
山路艰险，草丛郁郁，
新鲜的弹痕还在树干上
深刻！
昨天，游击队在这里战斗，
硝烟曾把你的河面掩没。
今日，就在这里响起捷克解放的欢歌，
歌声回荡，
在河面上引起反响的浪波。
你水流悠悠
我沿着你的水流向前跋涉。
尽管我并不晓得
　　你几时流到黑海，
　　你几时同多瑙布罗河在苏利纳湾
　　汇合。

到达匈牙利的码头，
这个曾经是失业和贫困之国。——

你依旧悠悠流动
温柔而深情地泛起水涡。
在你的岸上，
新的工厂建起来了，
新的农场也得到开拓，
于是你更加抖擞，扬起滚滚洪波。

白云，
蓝天，
黑夜，你怀中几百万颗明星闪闪。
你继续滚滚向前
冲刷着尝尽苦难的南斯拉夫的堤岸。
即便是跋涉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的国境，
你的水流到达黑海依然那样遥远。
然而，你仍旧是不慌不忙
悠然与白云攀谈，
与白云紧挨着愉快地奔流向前。
——喂，白云，这一阵，
　　仿佛又在为我的“自由航行问题”
　　吵吵嚷嚷。
　　天下形势究竟如何发展？
白云做了个“嗯、啊”的脸色，
犹如要说“明天你就会了然”。

这悠闲的白云使我惊讶，
我面向白云自找答案：
——那的确不是说谎，
是啊，只有不息地奔流向前。

不久，就要到达比萨拉比亚，
你向前奔流，怀着愈发坚强的信念。
让岸边到处开遍鲜花，
再向着鲜花与碧波的亲吻展开笑颜。
你奔流向前，怀着对新巴尔干的
深深信任，
你奔流向前，怀着为人民的自由航行
和自由贸易的心愿。
欧罗巴的命运哟，
多瑙河哟，
你奔流向前，今天仍在把巴尔干的历史
贯穿。

（李　芒译）

村 野 四 郎

村野四郎(1901～　),东京出生,庆应大学毕业,著有诗集《体操诗集》、《抒情飞行》、《珊瑚之鞭》、《实在的岸边》等,此外还有诗论《抽象之城》。

悲惨的鮟鱇

不祥的命运在凝视我。——里尔克

你被倒挂起来了,
你被残酷地钩住了下颏。
这是一桩软弱的死,
身上还包着一层薄薄的皮膜。
你这样的下场啊,
该是多么叵测!

两只手伸了过来,
把你的肉体割下一块。
你这切实的肉体,
眼看着愈来愈细。

最后，连那皮膜，
也被割得七零八落。
如今，鲛鳔已经无踪无影，
悲剧也就如此告终。

一支巨大弯曲的铁钩，
依然悬挂在空荡荡的檐头。

（李　芒译）

中 野 重 治

中野重治(1902～1979)，在日本无产阶级诗人中有“正统”或“古典”之称。在诗的韵味方面，曾受到室生犀星等人的熏陶，良好的诗人气质，使他取于现实、发于现实的硬质题材，基本具有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鲜明的旋律。在当时的影响，曾超出无产阶级诗歌阵营而广及整个诗坛。

黎明前的告别

我们要工作，
为此就得商量。
然而我们一商量，
警察就要来殴打我们的眼睛和鼻梁。
于是必须随时改换住处，
找好撤走的通道和小巷。

楼下安睡着一对夫妇和一个婴儿，
楼上的六个青年也进入梦乡。
我不知六位青年的经历，
只晓得他们同我怀有共同的志向。
我不知楼下那对夫妇的姓名，
只记得他们愉快地租给我们空房。

黎明就要到来，
我们又许搬进新的空房。
挟着皮包，
我们将仔细商量。
我们将迅速开展工作，
明天夜里，将盖着另一家的棉被
进入梦乡。

黎明就要到来，
这狭小的房间哟，
这熏暗的灯泡哟，
这挂在电线上的尿布哟，
这赛璐珞的玩具哟，
这出租的棉被哟，
这跳蚤哟，
我向你们告别。
为了让花儿怒放，
为了让我们的花儿，
让楼下那对夫妇的花儿，
让楼下那婴孩的花儿，
让这一切的花儿
都在一个时辰怒放。

（李　芒译）

歌

你不要歌唱，
你不要歌唱那红色的花朵，
不要歌唱蜻蜓的翅膀；
你不要歌唱那轻风的絮语，
不要歌唱女人的发香。
一切脆弱的东西，
一切缥缈的东西，
一切悒郁的东西，
你都要把它们抛在一旁。
你要摈弃一切风情，
一心歌唱那正直的心肠，
　　歌唱那能够果腹的东西，
　　歌唱那鼓舞斗志的热血胸膛！
你要歌唱那受到打击立刻就发出的
反响，
歌唱从屈辱的心底涌起的英勇反抗。
你要放开喉咙，
用严肃的旋律来把这样的歌儿高唱啊，
你要把这样的歌儿
　　送进无数行人的胸膛。

（李　芒译）

火 车 头

它有着巨大的身躯，
那黑色的躯体足有千钧重。
那身躯的一切都经过测定，
汽缸、车轮和无数颗螺钉都磨擦得
银光莹莹。
它一起步，
速度表的指针就敏感地抖动；
它一奔跑，
铁轨和枕木就一起轰鸣。
当那耩耩的巨臂开始挥动，
就发出咕咕的吼声。
我望着那巨臂拨转车轮，
穿过城镇和村庄向前猛冲，
我的心脏就发出轰响，
我的两眼就热泪盈盈。
钉上刻字的钢板，
挂着红色的脚灯，
经常穿过浓烟，
把千万人的生活运送。
它依靠旗帜、信号和机柄，

在闪光的铁轨上，
在严密的指挥下，
向前猛冲！
此时，我们举起灼热的双臂，
望着那倔强的大汉的背影。

（李　芒译）

雨中的品川车站

老辛呀，再见！
老金呀，再见！
你们上车了，从这雨中的品川车站。

再见，老李！
再见，另一位老李！
你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你们的祖国的河水在寒冷的冬季
结冰，
你们叛逆的心脏在分手的瞬间
冻僵。

大海在黄昏中咆哮，吼声节节高亢，
鸽子淋湿翅膀从车库的屋顶飞降。
你们淋湿衣裳，想起驱逐你们的日本
天皇，
你们淋湿衣裳，想起他那胡子、眼镜、
和驼背的模样。

潇潇雨声中，闪出绿色的进站信号，
潇潇雨声中，你们的眸光更加明亮。

暮雨淋着石路，落在幽暗的海面，
暮雨消逝在你们灼热的胸膛。

你们的黑影掠过进站口，
你们洁白的裙襟消逝在黑暗的长廊。

出站信号改变了颜色，
你们走进车厢。

你们出发了，
你们驰向远方。

再见，老辛！
再见，老金！
再见，老李！
再见，李大姐！

去吧，去把坚厚、光滑的寒冰打碎，
让那长期被阻的河水决堤奔淌。
日本无产阶级的后盾和前锋，
再见！直到那复仇的喜悦浮现在我们
带泪的脸膛！

（李　芒译）

草 野 心 平

草野心平(1903～)，日本现代著名诗人。三十年代是他的创作旺盛时期。他曾就学于中国广东。回国后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开始活跃于诗坛。他的代表作有《第一百阶层》、《明天是个好天气》、《母岩》、《蛙》等，其中《蛙》最为出色。战后发表的诗集是《日本沙漠》、《牡丹园》、《坏了的风琴》。他喜以"小生物"为构思定位的激发点，宣泄忧思、谛观人生，善于使用拟声，语感生动悦人，视野虚远，富于层次性和暗喻性。

异 色 瓢 虫

早晨的树丛。
郊外的道路充满清明。
踏着青鼠色的树林的光斑。
啊，春天。
　　在流动的无声的音乐中。
　　美丽的虫。

闪耀着暗褐色的铁兜带着七个

黑色的小点。
上面背着一毫米的太阳。
它跑行一亿五千万公里变成一毫米的水珠
在这里停泊。

<登到手掌上去怎么不上快上。>

三月的。
太阳和虫和我的早晨。
太阳和虫和我。
聚在一个手掌。

不久。
变作小小的闪光的弹簧。

啊——。

黑子。
黑子。

宇　宙　尘

只有霜柱活着。
在深夜的荒原。
呆立着倾听天际雷鸣的
是谁？

失火的森林火泥的海。
火泥山绵延载着火焰。倾斜轰鸣
燃烧熊熊熊熊。
那。
亿万双鬼眼。
覆盖满天。
苍白疼痛。
啊。在几千光年的静谧的底层此时
颤抖着的是谁？

这里没有神。
只有罪恶的灵魂。

据说历史就在这里孕育。
比宇宙尘更不体面的
可有谁？

中 原 中 也

中原中也(1907～1937)，是在三十年代以七五调作现代诗的极少数人之一。曾在《四季》、《历程》、《文学界》上发表诗作。他的诗歌主题，大多是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思恋，对现实生命悲欢的思索。时常借助童话歌谣形式实现主题，许多青年读者都喜爱他的诗歌轻快华彩的旋律。

临 终

蒙着深灰的秋日的天空
闪着亮光的黑马的眼睛
　　因干渴而凋零的百合
　　啊，心灵变成一片空洞

没有故人也没有神灵
窗边已不见那女人的身影
　　白色的天空朦胧
　　白色的风冰冷

如果她在窗边洗发

便会感到那手臂的温情
湿润的清晨的太阳
似滴水叮咚

街市的嘈杂
孩子的叫声
将会怎样　这颗灵魂
可不是要一点点稀释为天空？

春　与　宝　贝

在菜田的花丛中甜睡的……
在菜田的花丛中接受风的抚弄的……
可是宝贝？

不，在空中叫着的是电线是电线
从早到晚在空中叫着的是电线
在菜田的花丛中甜睡着的是宝贝
虽然

向远方跑去的　自行车飞转
跑过对面的道路的
穿过淡粉色的风……

穿过淡粉色的风
跑去的是菜田的花丛是天上的云朵片片
——把宝贝放在了菜田

菱 山 修 三

菱山修三(1909～1967),是一位拥有强烈的内省意识的抒情诗人。创作盛期在二十年代末至战后初期。他喜好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抒发自我发现与失落的痛苦与不安。他工于构思，立意深邃，造句清浅而出俗，对战后青年诗人如大冈信等影响很大。

黎 明

我来迟了。在世上的钟声响过之后，

我才来到。我已经负伤。……

滴　　血

Ⅰ

我被头朝下吊着　在我的痛苦中
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我清清楚楚地在你的眼底难堪地
坠落
这是为什么？

我抓着蕺菜的叶片　在蕺菜的叶片上
坐下
这瞬间的安息　满是泥的静寂
无言的磔刑不合我意

我倾听　成群的蜂翅声和蚂蚁的脚步声

Ⅱ

清澄的冬天　用冻僵的手抚摸我的
伤口
用洁白的药布擦拭我的伤口

在我的手掌上有伤痕是钉子钉过

那里鲜血此时还在流着
我的肋骨间是裂开的石榴子
那里鲜血至今还在流着

还有　手术刀般沉重的柱子
靠在我的双肩
那重量深深陷入皮肉　我的血已霉变
在我的眼前降下比鸟粪更丑的
追忆的碎片

立　原　道　造

立原道造(1914～1939)，三十年代后半期日本诗坛的活跃人物。代表性诗集有《寄语萱草》、《黎明与黄昏之诗》等。在诗歌观念上，他追寻恢复"歌"与"物语"的特性。内容多为对青春与爱情的吟咏。他曾受新古今集的影响，又受过德国浪漫派及法国波特莱尔等诗人的启发，兼备明朗的理性和炽烈的浪漫情绪，是他的诗的性格特色。

分　手　时　刻

从摇动的绿色的果枝
扭下绿色的树的果实
人儿啊　因为白昼澄明无际
我要返回的故乡　也好似在遥远的
某地

此时　一切忽然都变得亲昵
比追忆浅淡　今昔如一的静寂
单调的浮云和风的嬉戏
也宛如昨天我的歌曾经唱起

抛出　柔弱的心
像把那嚼过的未熟的果核丢弃
摇动　摇动

人儿啊
因为你把一切都看得亲切
咬住唇　我已欲怒无力。

虹　与　人

雨后的风轻轻拂动　那时
草丛还浸着雨露　闪光的是蜘蛛的念珠
东天　挂着一弯彩虹
我们默默地站立　默默地！

啊　一切都是自然模样　你那时
仰望着我　因为我什么也没有
作
（虽然我爱着你）
（虽然你爱着我）

风还在吹　云还在走。
晴朗的蓝色的夏日的天空　似乎什么变化
都不曾有过
小鸟的歌声清脆　还有飘香的
花朵

在你的睫毛上　可也有一弯小小的彩虹
停泊？
（然而我已经不再爱你
你已经不再爱我）

中 桐 雅 夫

中桐雅夫(1919～　)抒情诗人，曾热心参与“荒地”同人的活动，主要诗集大多发表于五十年代后，有《梦中梦》、《公司人事》等。他的诗多宣泄对现代文明的忧虑，情感冷静，表现大胆而节制。

除 夕 之 夜

这是最后一夜
阴郁的时光在迎接新年
雪悄悄伴着今夜
兽群远远守着今夜
寒冷孤寂的
万籁朦胧的
今夜

小小的不幸轻轻叩打着窗口
人们的眼睛闪着忧愁
最后的夜曲飘在大地
黑暗中

神圣的分秒正在急走
生生死死就包孕在这分秒的里头
在时光中这微小的一秒
逼近我们之前
是否还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可干的事由
啊　今夜这神圣的瞬间
只有我们能够有所感受

所有伟大的语言
说到底不过是生死注定的变幻
啊　今夜这神圣的瞬间
向着明天敞开大门
让未来的一切流进
屋子里火光闪闪
啊　今夜这神圣的瞬间
我忘记了一切　我又被一切抛在一边
我好像一具尸体陷入坟墓
我陷入了我自身
我陷入了那又深又窄的海峡
我陷入了我黑暗无光的明天

结　　束

海是世界的墓地。
恰似所有的人都戴上手铐
黑暗的城市拖着铁制的假腿。

海是装了媚药的染缸。
恰似那些深晓
罪与罚以及神的慈悲的人们
追逐　酗酒
饥饿　格斗　甚至相互亵渎中伤。

海是疲惫的子宫
正像没有遭遇风暴的黑色的帆
被滑溜溜的海草缠绊
海是狡猾的狗眼。
是糜烂的火红的狗眼。
在那儿
婴儿酣睡时的笑窝
我却看作一个窟窿。

我知道　世界上

每秒钟　都有人死亡
正像我的血液里一颗颗宝石
逐渐化脓　溃疡。
然而我能干些什么
在那深夜吞没了大地的洪流中

我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说完了所有的话。

我们只是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有人轻轻地说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命运等待。
而那人将带来怎样的音讯
那音讯可是当真？
我们还不能信赖。
什么时候他能到来
他可会离开他的爱妓
步行来到这儿的海？

黑　田　三　郎

黑田三郎(1919～1980)，日本战后优秀的抒情诗人。曾参加战后初期诗界同人组织“荒地”。主要诗集有《赠一女人》、《丢失的墓志铭》、《饥渴的心》、《时代囚犯》等。他的视点在市民阶层，长于捕捉普通人生活中蕴含的悲欢苦乐和力量，思路通达，结构简明，雅俗共赏。

赌

即使娶上个有五百万元陪嫁的老婆，
对我这个穷鬼又能怎样？
买架钢琴、幔边接吻，
再就是饮酒浇肠，
难道顶多不就是这样！
即使娶上个漂亮、聪明、贤淑的太太，
对我这个酒鬼又能怎样？
就像手中托一顶大新礼帽，
不知如何摆弄是好，
难道顶多不就是这样！

啊，

当这个世界一片寂静，

在那白色的大厦的二楼，

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姑娘。

她和我一样傻气、

贫穷而又喜怒无常，

性情似乎还很倔强。

她的胸前佩戴着亚克夫森①的蔷薇，

两眼流露着不信教的悲伤。

她时而吐出几句刻薄的词语，

就像喷吐葡萄核一样。

两个深深的酒窝刻在她的

腮旁。

为了决出一生一次的胜负，

我该把什么赌上？

我把衣兜翻遍。

什么陪嫁的媒言，

什么诗人的桂冠和欠帐

一切的一切

统统赶光。

---

① 亚克夫森(1847～1885)，丹麦作家。丹麦反宗教自然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最后我又把钱袋翻个底朝上，
可是，
能赌的东西没有一样。
于是我，
我把我的破灭
　　把我的破灭赌上。
在这个世界重又变得寂静的时候，
我把闭着的双眼睁开，
像一个初次上阵的赌徒那样。

母亲哟，是谁……

母亲哟，
是谁从您的面颊夺走了美丽的光彩？
是谁使您细嫩的手指变成毛刷一样
粗糙？
母亲哟，
是谁从您那湖水般清澄的双眸夺走了
宁静？
我寻问，
一次又一次地问我自己。
我发现昨天我也曾徒劳地寻问着同样的
问题。
凝视着墙壁，
只是凝视着墙壁。

战争从妻子、母亲、姐妹的手中
夺走了父亲、儿子和兄弟。
像树种一样被抢走的男人们
不断地被塞进船里，
送到遥远的大海的彼岸去。

离别故里

在椰子油和黑糖、石油的气味中
五年的时光已经流逝。
当故乡在战火中焚烧，
当故乡弥漫着死尸的臭气，
我正在南十字星座闪烁的天空下
度日。

母亲哟，
那时在您的身旁
燃烧的大火该是多么凶狂？
那时在您的身旁，
炸开的炮弹该是怎样的巨响？
我在万里海疆之外
毕竟无济于事，
只能静静地把星星凝望。

母亲哟，
如今您已白发苍苍，
皮肤也因营养不良而发黄，
就像一个陌生的老太婆一样。
您就生活在那里呵，
在故乡。
母亲哟，

为了再次的相逢，
难道我们必须把什么赌上？

我凝望着墙壁
寻问着
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寻问着，
我知道明天我还将是这样。

秋日午后三点钟

在不忍池边的长椅上落座，
我轻轻地把威士忌的瓶盖打开。
小百合穿着艳丽的服装，
在白色的沙上笔直地跑去，
又画着圆圈兜来。

远处传来海驴的狂叫，
“昂——昂——昂”
小百合模仿着回到我的身边。
在这秋日午后的三点，
对岸鸭群的周围移动的人影
稀疏可见。

汽车的喇叭声在远方微微抖颤，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
就像遥远遥远的世界一般。
两个身影并列着——
劳累的父亲和他的小女儿的身影，
在白色的沙上，我看见。

鲇川信夫

鲇川信夫(1920～1986)，战后日本杰出诗人之一，"荒地"派的核心。诗集《死了的男儿》，以战争体验为基本题材构件，抒发了现代人生与死、孤独与荒凉的情感，有"日本战后诗的出发点"之评。荒原、桥、思索者，一般成为人们把握他的诗歌形象的三个焦点。《桥上的人》、《鲇川信夫诗集》是他的另两部代表作。除作诗外，他还写下大量诗评，《何为现代诗》是为一例。史家通常认为他是把战争体验内向化、思想化的先导者。

死了的男儿

好比从雾和
所有阶梯的脚步中
遗嘱执行人隐约显现身影
——这就是一切开始的象征。

遥远的昨天……
我们坐在昏暗的酒场的椅上
扬着威风的歪扭的脸
就像翻用的信封。
"实际　没有影　没有形？"

——在死亡面前　确是如此心境。

M哟　昨日冰冷的蓝天
在剃刀刃上成为永恒。
然而我却忘记　于何时何地
不见了你的踪影。
短暂的黄金时代——
替换铅字和扮神的游戏——
“那是我们的拿手本领”你自语有声……

不论昨日今天　永远是秋景
“寂寞落叶飘零中”
那声音落向街道　落向人影
沿着如铅的道路接踵而行。
安葬的日子　没有语言
没有别送，
没有愤激　悲情　也没有柔软的椅子的
　不平
睁着双眼望着天空
你穿着沉重的军靴静静地
躺卧
“别了，太阳和大海都不足信”
M哟，长眠地下的M哟，
你胸前的伤口此时可还在作痛。

胴体雕塑

把肉体的衣褶
家与树林的柔软的影子剥去
宽阔的地平线
从手臂根部起
当太阳西沉
茂密的树影中飘来阴暗的气息

燃烧的只有皮肤
光滑的蜡烛流向床具
软塌的
单薄的眼睑紧闭的忧郁
日复一日　疲倦的赤裸地
河水叫着从脊上流去

那肌体的秘密
只有她能够触动
就像对生者一样
轻轻抚摸从内部闪烁的光明
盲目的手
从远方推来的人生！

当轻轻地把窗打开
春　夏　秋已逝去匆匆
被历史的锁连系的老令!
在逐年稀薄的太阳下严酷的冬……

摆脱挂在墙上的衣服
软体的越过极限的无数曲线的游戏
乳和象牙和苹果
带着温柔的波
缠住胴体
于是地球的表面有了城市
有了山川　有了海　尤其
白色的温暖的海
向着它倾斜的地平线
地平线它载乘的人类沉重的故乡
摇晃着向大海倾斜　深深地
从胴体传来轻微的涛的嬉戏

从涛的嬉戏
传来向虚空发出的恐怖的呼吁——
"地平线在哪里
她的位置在哪里
遇难船在哪里
她的忧愁在哪里?"

离 别 之 歌

为了寻求爱
而出发的人
为了探访新的世界
而走向远方的人
不需要分别的话语。
黎明之路笔直而漫长，
决不允许停息。
彗星仍燃烧在
我们的心里。
纵使一千年的别离
也不会感到孤寂。
只管追求、探寻前去，
不知何时　也许有缘相遇。
啊，生活在春光不肯降临的
没有欢乐的年代的美好的人们。

石　垣　铃

石垣铃(1920～　)，日本当代女诗人。她一边从事银行工作，一边进行诗歌创作。她充分发挥了女性与生活、与社会的接近优势，在诗中贯穿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感与追求，构思用语朴素无华。主要诗集是《我面前的锅和女仆和燃烧的火》、《略历》等。

屋　顶

日本房子的屋顶很低
贫苦人家的屋顶更低
那屋顶
低得几乎碰着人脊。

压在那屋顶上的是什么
远远望去
屋顶上
不是蓝天
而是污浊的血迹。

那屋顶拖住我
阻止我前去
困在那小屋里
我耗尽了全部精力。

屋顶下住着
病了的父亲
后母
还有妹妹弟弟。

每当寒风刮起
吹着屋顶的铁皮
呼呼的响声中
可以看到
不及三十平方的屋顶上有
萝卜
大米
还有我们温暖的睡席
我肩负着
那沉重的屋顶
磨尽了青春
也把未来葬去。

清 冈 卓 行

清冈卓行(1922～　),作为诗人，他主要活跃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曾对超现实主义表现出极大热情，并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他的诗虽形似怪异，潜于深层的仍是顽强的情节意识和时空秩序感。《冰焰》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是他进行诗歌语言探索的结晶，后来又曾发表《硬芽》等集。

午 夜

有一个男人总是放心不下，
从自己的尾骨上可不是在一点点地
痒痒地突然长出一条
像鳄鱼一样长的
肥大的尾巴？
他因此而夜不安榻。

他在空想。
假如真的长出尾巴，
它也许会伸延到所有地方
把整个地球缠绕吧，

如果那样　真是杰作。
就像束着舞女腰肢的，
从前短裙上的钢圈那样，
把地球紧箍。
它会变成分散的二个球根吗？
不，不，
他改变了想法。

我怎么想得如此壮大？
其实，不就是生出一点点
比灰鼠的那个还可怜的
一条尾巴？
他微微感到些得意，
谁也不会发现它。
然而，爱得发疯的
那体中　乳头倦怠的女人
在忘却的生涯
抚摸我的裸体时
她一定握到了我的尾巴。
这是怎样的喜剧。
她　一下子吓昏了。

从我的尾骨上
确实意外地长出了

奇妙的尾巴吧？
这是哪个男人　一劲儿地
为此事担心，
夜不安榻？

愉快的摄影机

他闭上眼睛朝地图开了一枪，
在遍地洞穴的城市栖藏。
清晨，他忘记了去餐厅吃自己那份儿
早点，追踪那忧伤的女人送进嘴里的
猪排，在自己的座旁。

他把镜头对准小镇
淹没在半个世纪来罕见的洪水汪洋
拍摄下吠叫的狗和尾巴尖在好容易露出水
　中的屋顶上

然而　他不能在平日的动物园里消遣
而要在某个偏僻的仓库的阴暗角落
与剥制的猛兽们亲切会见。
因此他常常仰望活物似的最新兵器
在正午战争的废墟上盘旋。

比赛场上　他感慨地注视着
黑人战胜白人的篮球赛以及
黄人观众。

然后，浮在混浊的河面上
近窥恋人们拥抱的纯情。

在黄昏的近郊
他茫然目送　寻找亲人的孩子们
混进人群之中
他无暇悠然闲谈。
夜里睡在友人的床上
用梦呓编制故事剧情。

田　村　隆　一

田村隆一(1923～　)，五十年代起登上诗坛，活跃至今。早期属"荒地"派，创作思路以思想意象为轴，六十年代后诗风有所变化，内容层次日益丰满，形式空间不断拓展，在诗坛日占显要位置。《四千个日日夜夜》、《绿的思想》、《没有语言的世界》是他的主要成就，不同程度地表现着诗人尖锐的文明批判意识和语言实验态度。

皮　肤　下

皮肤下
流动着什么颜色的血？
大概是绿色的导火线
在那导火线跑向的终点
是什么花儿吐艳

在我的皮肤下
有许许多多的水生物栖息
狗、猫、鸟、鱼、
还有鲸和大蛇
每当听到它们的呼吸

从我的眼里
就流出水一样的东西。

盐的气息
海的气息

为了嗅不到
皮肤下深深隐藏的魂
和它神秘的气息。

人
成为裸体。

光
被遮挡在皮肤的国境线外。

因此
到达不了心的深胝。

在大草帽的下边
人
一边在唇上浮着温柔的微笑
一边眺望着遥远的水平线。

望不见的树

雪地上有脚印
望着脚印　我看见
统治着
小动物、小鸟的森林的野兽的
世界
一只松鼠
从古老的榆树上溜下
穿过小路
消失在森林深处
短暂的踌躇和心底的疑惑
都在那里消除
一只狐狸
直穿村北的山谷小路
而来
我所理解的饥饿
决不到如此径直乱窜的程度
我心中并没有
那弹性的盲目的绝对的脚步的节奏

一只小鸟

脚步胜过她的歌声轻悄
她的羽毛散落在地
虽然她有比生命意志更强壮的双爪
我所懂得的恐怖
决不能用一种模式描就
我心中并没有
羽毛的肉感的异端的肯定的节奏

一轮巨大的红日突然从浅间山顶下沉
我沉思
什么人建造了森林
什么人凿开了山谷
什么人撕裂了空气的阴森

我回到了小屋
烤着火炉
我沉思
那看不见的鸟
看不见的树
　　看不见的旋律
　　看不见的小动物

茨 木 则 子

茨木则子(1926～　),战后女诗人中的优秀代表。曾同川崎洋共同创办诗刊《棹》,标志着战后诗坛开始告别以"荒地"为代表的战争反思时代,而走向面对现代文明社会,寻求和表述人类生命共感的阶段。她天赋很好,富有女性的锋锐和纯情,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戏剧性情节并以轻巧的构思和清新的语言加以表现。《对话》、《看不见的邮递员》、《人名诗集》等代表着她的创作成就。

少 女 的 心 思

少女悄悄地在心里思量,
夫人们的肩头为什么散发着那样的
幽香?
像桂花一样甜美。
像栀子一样芬芳。
那又是什么
披在夫人们的肩上
宛如淡淡的雾霭一样。
少女多么希望它也能落在自己的肩膀。

那是谁也没有的呀.
无论多么美丽的姑娘,
无论多么的漂亮……

少女长成了大姑娘,
做了妻子,又把母亲的使命承当。
有一天她无意中发现
那从前令她羡慕的夫人肩头的
温柔,
不过是对他人尽爱的疲劳
日复一日地堆聚肩上。

看不见的邮递员

一

三月，桃花绽开笑脸。
五月，藤花争相吐艳。
九月，葡萄沉甸甸。
十一月，熟了蜜柑。

地面下一定有些带点儿傻气的邮递员，
他们把帽子扣在后脑勺的上边。
为了把易逝的季节的信息传送，
正蹬着自行车奔忙在根与根之间。

世上所有的桃树，
世上所有的柠檬，
在一切植物的根下
都收到好多指示，好多信件。
他们有时忙得手慌脚乱，
特别是在春季和秋天。
豌豆花开的日子，
橡子的果实熟落的时间，
北方与南方的小小的时差，

原因一定就在这里边。

在秋色渐深的清晨，
工读生们因扭了无花果子
正被老邮递员斥责得羞愧
难堪。

二

三月，女孩节切分香甜的果饼。
五月，劳动节的歌声在小巷里流动。
九月，望着待收的稻米，警惕着将临
　　的台风。
十一月，一群群小伙子的酒杯与一群群姑
　　娘的相碰。

地上也有国籍不明的邮局，
为了把易逝的时代的信息传送，
看不见的邮递员正忠实地
在人们中匆匆穿行。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窗口，
在世界上的每一扇门洞，
在一切民族的清晨和夜晚，
都得到好多暗示，好多提醒。

他们有时忙得手慌脚乱，
在大战后的日子，在一片废墟之中。
文艺复兴花开的季节.
革命结下果实的时令，
北方与南方的小小时差，
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造成

在未知的年代的天明，
倘若安静地合上眼睛，
定会看到以虚无作肥料的
人间的花朵将开的情景。

六　　月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总该有一座美丽的村庄。
当一天的劳动结束之后，来一杯
黑啤酒浆。
立下铁锹，放下背筐，
不论男女，每人都把一个大大的酒杯
斜擎手上。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总该有一座美丽的城邦。
结满甜美果实的林荫树，
伸展到所有的大街小巷。
年轻人温柔的细语，
在紫花地丁色的黄昏里荡漾。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总该有美好的人与人合成的力量。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的亲切、
滑稽和怒气，
都化作锐猛的力量，
得到充分的发扬。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城市到处是一片倒塌声。
从一片废墟上，
可以奇怪地望到一抹蓝色的天空。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周围的人们大批大批地丧生，
在工厂里，在无名岛屿，在大海中。
我也失去机会打扮自己的青春妙龄。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温情的馈赠。
男人们只知道立正行礼，
留下令人依恋的美丽目光全都去
出征。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空，
我的心也变得冷酷无情，
只剩手脚有黝黑的光泽闪动。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的国家输给了战争。
真是岂有此理，
我挽着衣袖在卑屈的街上大步急行。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收音机里不断涌出爵士乐声。
好像开了烟戒时一样昏昏沉沉，
异国甘美的音乐使我忘情。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
我非常不幸，
我非常愚蠢，
我孤苦伶仃。

因此我决心
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
就像那法国的卢欧伯伯，
年迈后仍寄情在优美的作画中。

（李　芒译）

更 强 烈 地

应当更强烈地要求——
我们想吃加级鱼想得不成。

应当更强烈地要求——
我们希望饭桌上无论何时
都有果酱种种。

应当更强烈地要求——
我们希望厨房里
有朝阳辉映。

我们希望把磨破的鞋子痛快扔掉
不断体会穿上新鞋的滋味并
享受那紧贴脚的响声。

我们希望在美丽的秋天
倘若有人将踏上旅程，
两旁当有温情的目光为他送行。

为什么？

你看那坚信萎缩就是生活的
村庄与小城，
家家的房檐都向上翻着眼睛。

喂，小钟表匠，
你应该伸展水蛇腰高叫
今年又没有尝到鳝鱼的味道。

喂，小钓具匠，
你也应该高叫，
至今还没见过龙虾的踪影。

如果需要女人就去夺好了。
如果需要男人就去夺好了。

啊，我们，
如果我们不变得更加贪婪，
那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开始实行。

吉 野 弘

吉野弘(1926～　),诗刊《櫂》的同人。他坚信诗是一种认识,而经验可以加深认识。劳动阶层的命运是他的基本关注点,并由此生发开去,思索生命的神秘性和悲剧性。他善以自然叙述的态度,铺展诗的情节。《幻·方法》、《感伤旅行》《叙景》等,是他的代表作。

香　水

——"走运"

五天的休假已经结束,
士兵们即将返回越南,
消失于日本的电视屏面。

走运!
这是会议主持人
给士兵的饯行赠言。

这是一位美国军人,克拉克

一等兵　年仅二十，
尚未体验过初恋。
微笑流动在他的剑眉之间。

会议主持人提问
可有一点点
不愿返回战场之念？

你回答
有。可是
自由操纵在他人手里面。

到底什么是
打仗的精神支点？

——难道不就是
为了保卫祖国的自由安全？

矮小的身材，锐利的双眼。

要学会机敏地避开
那迎面而来的一条死亡线。
会议主持人在谆谆教练。
战场

将把你仅有的一点赘肉剔尽，
将把你多余的脂肪和怀疑抽干。
你的筋肉将变得细而有力，柔韧耐弯。

这就是
战场的锻炼。

在即将返回如此战场的
你的背后
又响起“走运”的祝愿。

那声音宛若
为了祝福而举起
——摔碎在地的
小巧高贵的香水瓶的嘶喊。

走运！

可恶的死的香气，生的碎片。

好似要溶入弥漫的香气。
你消失在苍白的画面。

面　　容

好似树根
世上有人在黑暗中求生；
好似树梢
世上也有人生为追求光明。

然而由光明和黑暗养育的人
却不懂得公平地去爱黑暗与光明。
我们既非崇高又非丑恶的脸
就是这样形成。

树木裸露出腰身与胳臂，
却没有面容。
它可是由于没有面容的温柔
才使自己与周围通融？

在好似树木的面容的周围
只有蓝色的冬日冰冷的天空
慢慢漂动。

赠　人

美丽的人哟，
我要告诉你。
你的美无疑属于你，
然而它并不只是属于你自己。
一切爱你的美的人　都有占有它的权力。
因为一切爱美的人认为，
不管美属于何人，
爱美就当无所顾虑。
而你也无法拒绝
来自许许多多人的爱意。

因此，你应当
满怀柔情去分播美，
不分此彼。
并且任凭许许多多人的赞誉，
任凭你的美为他们占据。
这举止无疑符合坦率、纯真的你。

对于这个问题

现在我的观点
仍旧不想改变
一分一厘。
我不过是
爱你的许许多多人中的
一人而已。
尽管不能不满足于一己，
现在你还是听一听我亲身的教训
我希望你。
不管是给予，
不管是接受，
必须是完美之璧。
总之
不可能把美
分给你心所及的
众人，
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
这就是我的教训，要说给你。

对于美，
承认它属于众人，
对于美的源泉的心
承认它只能为一人占据，
这样讲

我也懂得
是矛盾的逻辑。
如果说有一种逻辑能解释
这种矛盾之谜，
那么这只能是
无法的感情的逻辑，
——希望把人作为完璧独自占据。

现在，当我
承认这种无法的感情
说要希望得到你
但愿你能听进我毫不难为情地
搬弄奇怪的逻辑，
美丽的人哟。

坦率的疑问号

我试着向小鸟打个招呼，
小鸟奇怪地歪着头。

不懂，
就是不懂。
小鸟诚实地歪着头，
那自然的头的扭动，
是朴素的美的疑问号的造型。

偶尔
当不明其意的来访
宛如风儿在耳边鸣叫，
我渴望那时
自己也是坦率地歪着头的小鸟。

新 川 和 江

新川和江(1929～)，战后有名的抒情诗人。曾师承西条八十，喜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巧妙地表现对爱与自由的渴求，诗体朴实、厚重，诗境透脱，旋律悠扬。主要诗集有《睡椅》、《罗马之秋·其它》、《并非比喻》等。

不 要 束 缚 我

请不要束缚我，
请不要像紫罗兰花那样
束缚我。
我是稻穗，
是在那火热的秋的胸膛上
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波。

请不要阻截我，
请不要像对标本箱中的昆虫那样
像对从高原寄来的彩色明信片那样
阻截我。
我是翅膀的欢歌，

是把那晴朗的天空开凿得更加广阔的
看不见的翅膀的欢歌。

请不要装起我，
请不要像日常被稀释的牛奶那样
像温吞的酒那样
装起我。
我是海，
即便在夜里也奇特地盛满
无边的潮水，无边的苦涩。

请不要为我命名，
不要给我什么少女、妻子之称，
也不要把我安置在沉重的母亲的位子
危坐不动。
我是风，
是知晓苹果树和泉水的所在的
风。

请不要切断我，
像用“，”或“。”分成几段
结尾又总是写着“再见”的信
那样
殷勤地来个收场。

请不要这样。
我是没有结尾的文章，
是像河水一样
无休止地流淌、阔展的诗句
一行。

我　庭　院　的

我庭院的
瑞木花的树叶
正飘飘落下

此时
在遥远而陌生的山谷
也有一棵瑞木花的树叶
正飘飘洒洒

在那里
莫非也有人家
与我毫无干系的那人
我们不曾相见
也没有相约
在彼此的整个生涯
唯有这树木
好似有约在先
令树叶
在同一时刻
以同一姿势

在那人的肩上
在我的肩上
静静地落下……

川 崎 洋

川崎洋(1930～　)，日本当代抒情诗人，曾与茨木则子共同创办诗刊《櫂》，吸引了一大批成长于战后的年轻诗人。他长于以鲜明跳跃的形象与节奏，表现日常的存在感觉。主要诗集有《侍从》、《树的思考法》、《不想海时》等。

可 要 快 些

西下的夕阳
迷蒙的光
模糊了
遥远的风景
那色调多么柔静牵人神往

啊，可要快些把满目破碎的
那些
我们自己
摧毁的森林屋顶的烟囱
全部收拾停当
我感到地球四处只有一棵树在生长
那死去的婴儿

婴儿旁倒塌的窗
可要快些收拾好那窗
假如男人的手要关那扇破损的门
那将被糟踏一生的女人
抢先把门关上

如果不是那样
在一个黄昏
巨大的手臂
将缓缓搂住天空
一切景色
就要在那手臂中昏沉沉溶入天上
可要快些啊
喂

谷 川 俊 太 郎

谷川俊太郎(1931～　)，战后诗坛的重要代表人物，几乎与川崎洋、茨木则子、大冈信等同时登上诗坛，与之共同开辟了一个从重思想表现到重语言实验，从批判社会到表现自我的时代。他才华横溢又善于调用，诗型简约而清丽。晚期的诗则以鲜明的造型性和哲理性引人眼目。诗集除当时曾被誉为“清晨中的马驹”的《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外，还有《62首十四行诗》、《关于爱》、《走向世界》、《定义》、《落首九十九》等。

春

越过花
白色的云
越过云
深广的天

越过花
越过云
越过天

我一刻不停地向上登攀
在某个春日的某一天
我和神明
静静地交谈

未　　来

我向着蓝天将竹竿
树起，
它好似飞往未来的羽翼。
越过有限
无限地，无限地，
溶化在蓝天的怀抱里。

无限的历史升华
在蓝天的怀抱里，
我也将投身进去。

永恒的胜利
在蓝天的怀抱里，
我也将向它努力。

我向着蓝天将竹竿
笔直地树起。
它好似飞往未来的羽翼。

十 四 行 诗 60

宛如风儿吹拂着树叶，
世界翻起我心海波澜。
即使是用时悲时喜，
也无法把我的心准确表现。

世界在不停的运动中扩展，
我无论何时总是落在世界的后边。
在暮霭和雨和云海中，
我不断把自己的心查探。

可是偶尔我也能与世界合拍，
我委身于风，于阳光，
于四季的循环。

——我变成了世界，
并且为爱而失落歌声，
然而，我毫无后悔之念。

小　河

妈妈，
小河为什么欢笑？
那是因为太阳在和它嬉闹。

妈妈，
小河为什么歌唱？
那是因为云雀把它的歌喉夸奖。

妈妈，
小河为什么变得冰冷？
那是因为想起了白雪对它的爱情。

妈妈，
小河的年龄有多大？
它和春天一样
永远容光焕发。

妈妈，
小河为什么日夜奔忙？
那是因为母亲大海
正等待着它回到身旁。

春

在怡人的郊外电车的沿线，
站立着一座座快乐的白色小屋，
静卧着邀人散步的小路。

乡村的车站，
没有上车的去者，也没有下车的来
客。
然而，在郊外电车沿线
却有养老院的烟囱高矗。

在多云的三月的天空下，
电车减慢了行速。
一瞬间，
宿命论在我的心里
换成了梅的香露。

在怡人的郊外电车沿线，
除了春之天使一切禁止闯入。

家族的肖像

一只装满水的
壶
残粥
木勺
野果酒
支撑着它们的
沉重的饭桌

一个男人
粗布衣衫
端坐着
有力的手臂
刚硬的胡须
双眼盯视着
黎明来临前的
田野

一个女人
丰满的乳房

卷起的头发
滚热的手
搭在男人的肩头

一个孩子
圆圆的额头
沾着泥点
像惊梦一样
转向这边

老人们
在墙上的照片里
和日历并排在一起
安详地等待
熊一样的狗
在门口打着哈欠

在简朴的祭坛上
灯闪烁着
天慢慢地
亮了

大冈信

大冈信(1931～　)，日本当代诗坛的卓越人物。于战后初期登上诗坛，1956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记忆与现在》，并于同年和清冈卓行等人结成"超现实主义研究会"。他有深厚的日本古典文学功底，又深得西欧诗韵之妙。日本评论家赞羡他"自由往来"于古今东西之间，西方研究者说他在真正"吸收"的意义上消化了西方诗歌的营养。早期他的诗基本表现青春期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后期则长于捕捉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默契。他的诗节奏多变，乐感鲜活，空间充实而开阔。除处女作外，他还有诗集《我的诗与真实》、《悲歌与祈祷》、《水府·看不见的街市》等。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论笔广及诗、电影、戏剧、美术等诸多领域。

蓝色的天空

一

最初，在我的蓝色的天空，你是白色的塔在水中高耸。你在初夏的阳光中大笑。那一天我在河上泛舟，溢出的梦如画具溶入水中。向着天空的深处，小鸟们一刻不停地穿行。天空无论何时都是蓝色。我充满了过剩的梦。白色的花儿在树梢轻轻

地摇动。

二

假如再一次感触到那人的手
我的面颊可不再发红？
那耳边戏耍的长发哟，
冬天的风刮得太猛。

在我的心中如枯叶一样
醒着的悲哀的面容哟，
我伏身用力咬着嘴唇
这是我第一次弄懂。
现在已经只有自尊心把我折磨，
把我支撑。

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吗？
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吗？

在我的头上　灰色的冬日的墙壁
不断溃崩。
伸出脖子从天空的裂缝
是谁仍在笑个不停？
过于温柔的眼神，
在我心里的瓦砾山，在我破碎的

记忆中。

人是可以互相原谅的吗？
人是会互相原谅的吗？
用那若无其事的微微笑容。
烧焦的信和远方的笑运来了，
靠着不停的风。
在我的心里焦点曾一度聚合
然而　燃烧的东西已一无所有
在记忆的透镜……

我将度过的只有明天．也许
那吊桥
那吊桥一次可能一人独去？
纷繁的记忆　送给二月的雨。

春　天

在沙滩上掘起瞌睡的春天，
你笑了，用它来装扮秀发。
宛如波纹在天空播散下一片笑泡
大海静静地温暖在草色的阳光下。

我的手握着你的手，
你投的石子在我的天空。
啊，在今日的天空下
流动的花影。

在我们的手上萌发着新芽，
在我们的视野的中央
溅着飞沫旋转着金色的
太阳。

我们　是湖是树，
是从树缝里流溢到草坪上的
光流，
透过树缝的光流的舞蹈
是你的秀发的飘逸

我们

门在新风中打开，
呼唤绿荫的我们的手臂
林立。
崭新的道路在柔软的大地的肌肤上
延伸，
你的手在泉水中光彩流溢。

于是　在我们的睫毛下沐浴着阳光
海与果实，
静静地开始成熟。

岩 石 人

那时我被推落到大海里。从断崖滚下，我的指甲全被剥落，指头失去了原形。渗透盐水的眼睛，只看到水泡在周围漂动。举起手。被沙石噬咬着。咕地一下水堵住我的口，我被剥夺了叫喊，连打手式也已经不成。

然而，我还是想要游出去的啊，即使是在海上，也不能够自由呼吸，我那时可懂？在海里冒着蓝烟的，就是从遥远的天空落下的巨大炸弹的余烬，我那时可懂？啊，这个我，如果要变成海蜇，也许还行。海蜇群，真正出色的海上游泳者。你们明白如果出了海面，就要丧生。

不幸的时刻越是被人嘲笑，就越要眯眯地笑。我培育了笑。不论是在被岩石割破了额头的时候，还是头发被偷偷剥光的时候。

岩石的脸上总是映着我的微笑。我变成了岩石人。

我还会唱往日的歌吗？

（蓝色的风

吹过大海的脊背

悲哀透明

土地在我们的脚下　是死去的星。

啊，记起吧，美好的五月的光景……）

我果真在唱吗？往日的歌。然而，同样的曲调只能把同样的心牵动。

青　春

没有目标的梦的过剩，我因为爱而被夺了梦。在傲慢的心的角落，有宛如少女额上的伤疤似的裂痕。如同从抛弃在防波堤下的金枪鱼头上吹来的血烟，远远地，真真地，悲哀从那里吹来。

在摇摇晃晃的街市上，走过几个年幼的面孔。眼睛圆瞪瞪地全钻进了墙壁之中。他们已经没有脚步声，只有养得肥大的耳朵，在风中摆动。

街的潮气，不是养育了向日葵，而是养育了地苔，在人们的心中。地苔上撒着玻璃。流着血。寂静的夜，水溢出了烧瓶。淋透地苔。培育地苔。它比血还清澄。

肿胀的天空。肿胀的水。肿胀的树。肿胀的肚子。肿胀的眼睑。肿胀的嘴唇。瘦的手。瘦的牛。瘦的天空。瘦的水。瘦的地。肥的壁。肥的锁。谁肥。谁。谁瘦。血瘦。天空是救。天空是罚。它比血还清澄。天空比血还澄清。

没有目标的梦的过剩。我因为爱而没有了梦。

海，还 是

海还是冰冷的吗？
呵，风还没有燃烧？
然而，光却已是轻捷的豹，
云的手指分开记忆的湖沼。

在人的内部
春天一开始打扮肌肤
稍迟后
地球也
重披绿袍。

迟　　到

我们坐着　在池沼旁
我们注视着
巨大的鸟羽好像帆一样
播散着腥风
在暴风雨中
飞卷而上。

失明的孩子认真摸索的模样
我们互相注视
一百只手垂在你的眼睛上
那里面伫立着危坐般的未来人
在林边倒下的是年轻的你。

看呵，鸟儿剥下头皮，
迟到者的眼睛
是两座孤独的岛屿。
亲人们尸骨遍地
把广漠的荒野染得黄昏般悲凄。

拖着血我们行走

背负着往昔我们曾是猴子时的太阳
如果停步
爱　这短短一句
就会使我们陶醉如泥。
即使露出牙齿也于事无济。
因为背叛了的我们
自然要如车轴悄悄地回转一样
背叛起于语言内部
我们只是颠倒过来
朝着夜的方向

我们在什么时候
知道了背叛?
恐怕是在我们唤醒悔恨的傍晚
我们在什么地方
记下了颠倒?
那已是在遥远的母亲的世界
……不能取消

在遥远的你与我之间的寂静
好似是在背叛者的拳头中间
颤抖的寂静

风 的 细 语

风没有种子也没有根蒂。
不懂得像果实那样有终结的日期。
我一旦迈步，脚下便有风升起.
然而那是 即刻就会消失的叹息。
真正的风，一定是在远方升起，
在远方逝去。

风没有种子也没有根蒂。
不懂得像果实那样有成熟的日期。
风是不断地翻着跟头滑行的透明的
旅行者，热心于填埋一切空隙。

若说它是流动在空中的水
也可以。

雨后，有一个浅滩。
走向林中。
秋的小鸟的繁殖。万物之声向着空中
白色的浸透。
小溪冲洗着石头。

石块的括约肌的颤抖。
石块的肉的烦恼的颤抖。
随着风的摇动，
太阳骤然照亮四野。
一瞬间人拥有了一双千里眼。
风在我耳边细语，
“只要有这光的麻药，
就能让你看到
蝼蛄渡水。”
这个可爱的风。
这个说谎的宽宽的胸。

别一种风在运行。
终未熟练掌握真正语言的
沙沙语声
那语声
虽是在假死状态为什么还是这般令人
衷情。

在一切树叶的纤维，
堆积着圆滚滚的露珠。
气体的规则正确的夜的工作，
不是充满了轻轻的沙沙语声？

人类微微吹动树状突起的神经细胞，
每逢夜里不是在与那树液和
沙沙语声，发生感应？

而那翻着斛头滑行的，热心于
填埋一切空隙的透明的旅行者，
不正在彼此之间张开深深的
空间的网吗？

加州默契

朴的枯叶在哗啦啦轻歌
红叶在深夜里稀疏疏飘落。
我从
落叶铺地的日本森林
被遗弃在彼岸晚霞中的
叶若黄金的白杨林中
走过。

白杨闪耀着金黄色的光泽，
在加尼思红岩的背上
秋已经来了。

白杨宛若银杏一样婀娜，
那坚硬的叶子的鸣叫
令人心情忐忑。

不要探求虚无的东西，
不要耽于无常的思索，
该看的东西多不胜数。
只需服从。

只需被压倒。
使它来压倒——或者。
只是逝过。
不断在逝过。
向停留者致敬哟，
致敬哟向停留者。

那镇守在似雪的白杨长廊尽头的
菲修莱因格青白色的海风
是它这样告诉我。

然而在我的旅行即将结束的一个深夜
——十月的加利福尼亚酷热已过，
我在桑塔毛尼加宽敞的房间徘徊，
周围荡漾着太平洋的轻波。
弗兰西斯我的朋友却这样对我说。

“你在外部世界见到的
粗野的，可怕的，
荒寂的美的呼唤，
不就是从更深处的
你自身的内部涌起的
芳香而又可怕的瘴气？
你不就是为了看到超越了自己的自己

而来到了荒地？”

讲此话的人
恢复了认真的面容——
它一直在他的内部隐蔽。
那时，震天的回声
在房间里拥挤。

在盘踞于阿里着那·尤塔的
岩石公园、大峡谷里，
人们看到了
刻在无数岩石上的时间的痕迹。
巨船、牢狱、大建筑、法院的遗体。
斯芬克斯、虎、恐龙、鲸、阳根的群集。

骸骨互相贴着脸颊，
似乎在倾吐着
死与爱的咒语。

“死之谷”就在不远的地方，
那里的一切都在瞬间的燃烧中匿迹。
干渴至极在山缝中睡去，
精疲力尽在山谷间迷惘惘来去。
当身骨散落于地的时候，

忘记人间的自己“是谁”？
——便自怀疑。
人复归于制造自身的物质本性，
“你是谁？”
——又自私语。

刻有我的面容的岩石
也许就排列在某地，
然而不能相遇。

走在沙漠月下的王子和御姬，
爱这番景色
可是真心诚意？

在北美印第安的语汇中，
（于罗奇山脉上空读过的书
把我启迪。）
什么“推测”，
　　“相信”，
　　“预测”，
　　“怀疑”，
概不存在这一切白人式暧昧的词语。

你“知道什么”，

或者“不知道”，
只是如此而已。
没有“赦”。
没有“罪”。
没有“烦恼”。
没有“打算”和“必须”。
“我们”的说法，
也没有“你与我”的语序，
只有“我与你”。

我没有忘记，
在落叶覆盖的森林之国，
听不到“绿草”的称呼，
只有“扁草”、“肥皂泡草”
“茶色叶”挺立。

抚子、樱、桃、葵，
牡丹、合欢、蓼，
把“粉色的花”代替。

桔梗、牵牛、八仙、龙胆，
将“淡蓝的花”的领地占据。

酷似女郎花的“扁草”

站在岩石上悄悄细语。

不要探求虚无的东西，
该看的东西多不胜举。
你的眼睛有两只。
他的躯体有一具。
不要在无常的思索中沉溺；
无限就在你的躯体里。

富冈多惠子

富冈多惠子(1935～　)，日本当代女诗人，在大阪女子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就曾以诗集《还礼》获H氏奖。其后她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创造力，发表了诗集《女友》等。她善于通过人称代词，把虚无莫测的人生拉到近前，以轻松自若的姿态审视生死。七十年代后转入小说创作。

亲人相聚时

你泡红茶
我烤面包
此时正是
夕阳美好
月亮尽染晚霞
即便偶来客扰
我们也
闭门不邀
泡红茶烤面包
我们经常神聊
无论怎样

总有一天
不是你把我
就是我把你在院中埋掉
而活着我们总得为生计操劳
不是你便是我
或许有那么一天
是我来把你在院中埋好
剩下一人来喝红茶
那时我已无需再讲故事
而你的自由自在
也不过是蠢人的编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近现代抒情诗选
作者＝李芒　　兰明编译
页数＝３０７
ＳＳ号＝１１４５１７９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